



世界名人小传丛书

中野幸次 著

范传其 译

苏格拉底

新华出版社

出版说明

在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等。他们的聪明智慧，过人的哲思，非凡的才能，都在他们服务于社会、创造历史业绩的活动中显露了出来。研究他们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活动，了解那些影响过一个历史时期的突出成就，对我们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本社编辑出版的《世界名人小传丛书》，就是要通过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展示人类文化的杰出成就，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丛书中的各个人物小传，一般不超过十万字，文字力求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以方便读者阅读。

本书由余志和根据台湾出版的《名人伟人传记全集》重新编写。

世界名人小传丛书

苏格拉底

中野幸次 著

骆重宾 译

新华出版社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及其弟子

目 录

不朽的哲学家

哲学家的基业·····	(1)
克利托·····	(6)
灵魂不灭·····	(11)

雅典

伯里克利时代·····	(15)
伯罗奔尼撒战争·····	(20)
民主政治·····	(25)
著名的演说·····	(28)

前期生涯

诞生·····	(35)
双亲·····	(35)
家境·····	(36)
幼少年时代·····	(37)
青年时代·····	(39)
亚尔西巴德·····	(41)
神秘的爱·····	(42)
外貌与生活·····	(44)

奇异的征兆·····	(50)
探究大自然·····	(52)
回心转意·····	(56)

后期生涯

使命·····	(62)
上战场·····	(63)
珊珊珀·····	(67)
担任公职·····	(71)
控告·····	(77)
告发者·····	(80)
辩护·····	(83)
判决·····	(89)
最后的陈述·····	(90)
诡辩家·····	(93)
修辞学·····	(96)

思想

阿波罗的使徒·····	(99)
牛虻·····	(101)
伦理学·····	(103)
知识论·····	(105)
柏拉图·····	(107)
小苏格拉底派·····	(108)

附录：柏拉图《优西弗龙篇》·····	(111)
--------------------	-------

年表·····	(128)
---------	-------

不朽的哲学家

哲学家的基业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行刑的日子推迟了一个月，苏格拉底有足够的时间越狱逃走，他的朋友克利托也一再劝他远走高飞，但他不为所动，毅然下定决心，遵循法律，面对死神。

夜幕渐渐低垂，死亡一步步向苏格拉底逼近。克利托问他：“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吗？不管你的孩子的事情还是别的事情，我们都愿意为你效劳。”

苏格拉底回答道：“没有了。只希望你们能照我平时的话去做，好好关照自己。如果你们能好好照顾自己，就等于帮助了我和我的子孙。可是，如果你们行为不轨，不遵从我刚才和以往讲过的道理，那么，不论你们现在多么郑重地答应我一些事情，都是无济于事的。”

克利托道：“我们一定努力去做，可我们怎样

埋葬你呢？”

“怎么办都行。只要你们在内心里真正感觉到我还存在，还没有离开你们，那么，就用你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埋葬我吧！”苏格拉底说完，微微一笑，环顾着身旁的人。

他接着又说：“各位！克利托不了解现在的我就是苏格拉底，反倒认为不久后看到的尸体才是我，所以才问怎样埋葬我。我服毒后，就要告别你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谈了很久，这一方面是希望你们镇定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在安慰我自己。但是，我们的谈话似乎没有对克利托发生作用。我恳求你们去向克利托说明，向他保证，我死后不会留在这里，会到离这儿很远的乐园去。这样，他的心情就会平静；他看到我的肉体被焚化或埋葬时，悲哀就可以减少，因为他不再觉得我受了虐待；同时，埋葬尸体时，他不至于说：‘埋葬的是苏格拉底。’克利托啊！你必须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以免伤害心灵。你应该鼓足勇气说：‘埋葬的只是苏格拉底的肉体。’至于如何埋葬，只要依你的意思，按一般风俗去做就行了。”

说完，苏格拉底站起来，走进另一间房间沐浴。克利托要其他人留在外面，他自己也没有跟去，并将苏格拉底告诉过他们的事情，提出来互相

讨论，再一次地回想、思虑，也对以往遭到的不幸长吁短叹。大家都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象是一群失去父亲的孤儿，必须面对寂寞而现实的一生。

苏格拉底沐浴后，他的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和一个年龄较大的孩子被带来了。他的女眷也来了。他当着克利托与家人谈话，把他的遗愿交代给了他们，然后就把女人和孩子们打发回去，自己到我们这里来。这时天快黑了，他坐下来，没有说太多的话。不一会儿，十一个狱吏中的一名狱卒走到他的身旁说：“苏格拉底，你和别的囚犯大不一样。当我接到上司的命令，要他们服毒时，他们不是对我生气就是诅咒我，而你却从来没有埋怨过我。自从你来到这里后，我已经认识到你是监狱里所有人当中最高尚、最文雅也是最伟大的人物。我现在相信这一点。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知道，对这种事情负责的不是我，所以，你不必生我的气。你一定知道，我现在想对你说些什么。我请你保重，也请你把这无法改变的事情，以轻松的心情忍受下去。”

狱卒说完，洒泪而去。

苏格拉底冲着他的背影说：“你也保重，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然后，他又对我们说：“那人多亲切啊！他一有空就来跟我说话，现在难找这种人了！我由衷地感激他。克利托，我们要照他的话去

做。请你叫人拿毒药来吧。如果还没有配好，就叫他们赶快准备。”

克利托说：“可是，苏格拉底，太阳还照耀着山顶，还没有西沉呢！同时，我也知道，别人在接到行刑的通知后，要拖延一段时间才服毒。他们会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尽情欢乐，然后才死。所以你不必着急，还有时间呢！”

“克利托，那些人象你说的那样做，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有益。但是，我不那样做也是有理由的，我觉得延迟服毒对我毫无用处。到了这种时候还依依不舍，只是凭添一些自嘲罢了！照我的话去做吧，不要固执了。”

至此，克利托只好用目光示意站在一旁的侍童。那位少年走出去后，一会儿又回来了，并领着一个捧着毒药杯的人进来。毒药放在杯子里，随时都可以喝下。苏格拉底瞥见这人进来就说：“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那人说：“你喝下这杯毒药后，就地走走，如果感觉双脚沉重，就躺下来，毒药就渐渐生效了。”说完，他把毒药杯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接过杯子，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就同往常一样。然后，他看看那个人，并问道：“我可不可以从杯子里取出一点献给神呢？”那人回答：

“我们准备的份量刚刚合适。”苏格拉底说：“我知道，只是想向神祷告而已。祷告我有幸从这儿去

那个世界，能够平安地生活！这也就是我用这杯饮料来许愿的目的。”说完，他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刚才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此刻看到他喝下毒液后，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了，因而纷纷捂着脸，呜咽起来。与其说这是为他哭泣，倒不如说这是因为想到自己的不幸，想到丧失了这么好的朋友而哭泣。克利托最难抑住眼泪，因而站了起来。早已哭红了眼睛的阿帕拉多拉斯，现在更是发出呜呜的痛哭声，眼泪横流，非常伤心，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难过。只有苏格拉底显得从容。

他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真让人受不了！我支走了女人和孩子，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场面。我常听人说，男人要视死如归，所以你们应该镇定下来，坚强一点。”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止住眼泪。然后看着他走动，渐渐发觉他的脚沉重起来。端来毒药的那个人就扶他躺下，用手摸摸他，检查他的脚踝。那人用力压他的脚踝问道：“痛不痛？”苏格拉底说：“不！”那人又按按他的膝盖，并告诉大家说，苏格拉底的身体在慢慢变硬，没有知觉了。那人又摸了一次，说：“现在下半身僵冷了！如果僵冷到心脏，生命就结束了。”

苏格拉底扯下蒙在脸上的斗篷说：“克利托，我还欠阿斯克雷皮阿斯一只鸡，请别忘了还他！”

这就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克利托回答说：“好的，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呢？”苏格拉底已经无法回答。接着，他的身子痉挛了一下。那人马上揭开盖尸布，大家发现苏格拉底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彩。克利托用手指合上了他的眼睛和嘴唇。

苏格拉底临终时的情景，详细记载在柏拉图《对话录》的《斐多篇》中。

克利托

苏格拉底与克利托年纪相仿，他们是老朋友。克利托力劝苏格拉底逃走，并为他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黎明时分，狱中的苏格拉底刚睁开双眼，就看见好友克利托坐在他的旁边。他还不知道，克利托今天早来是有原因的。

克利托今天带来了一则消息，这消息对苏格拉底的朋友或弟子来说，都是天大的打击。

究竟是什么消息呢？是苏格拉底马上要被处死吗？不是的。不过，虽然不是，却也差不多。

克利托带给苏格拉底的消息是：前往提洛岛献贡的船这天就要回来了。

雅典人每年都用船满载贡物，献给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这种习俗源于托尔休斯的誓言。许久以前，载着托尔休斯和少男少女的船，在前往库拉岛的途中遇难，他发誓道：“我们要是得救，我每年都要给阿波罗神庙奉上祭品。”后来，他们果真得救，这个风俗也就沿袭下来。直到苏格拉底的时代，雅典人仍然郑重其事地纪念这件事，所以从这艘船出港至返航期间，都不准处决犯人。

有时，这艘船会因遇到暴风雨，延期返回。但是，克利托听说它今天就要从提洛岛回来了。如果消息属实，苏格拉底只能再活一天，第二天就要被处刑。

克利托对狱卒略施小惠，进入苏格拉底的牢房，告诉他船就要回来了。没想到苏格拉底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因为他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秀丽娴雅的女子对他说：“苏格拉底啊！你将在第三天前往天堂般丰饶幸福的弗塔雅。”

克利托听完苏格拉底描述的梦境后，说道：“这个梦真奇怪！可是，我最敬爱的苏格拉底啊，请你听我的话，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逃走吧！如果你真的死去，我不但会失去一位良友，更会蒙上不白之冤。不了解你我的人会以我为把金钱看得比朋友重要，不愿意花钱救你。天下最可耻的莫过于重资财而轻朋友；世人肯定不会相信我曾尽力劝你逃走

而你却拒绝了。”

苏格拉底听后说道：“亲爱的克利托，我们何必担心老百姓的意见呢？只有贤者的意见值得我们尊重。”

“您说得不错，但是，众人的意见、社会的舆论，是不能不考虑的。如今您被判决就是最好的例证，证明任何遭到众人诋毁的人，不仅会有小祸害，还会蒙受极大的冤屈。”

苏格拉底听了克利托的这番话，颇不以为然。他说：“克利托！我倒很愿意看到众人的力量铸成大恶，因为如果群众能制造祸害，他们也必然有能力做大善事。这不是很好吗？可是事实不然，大众既不能使人成为贤者，也无力使人成为愚者，他们所做之事，全然是偶然的。”

克利托虽然无法反驳这个论点，但他仍跟苏格拉底说：“你不要担心我和其他朋友，你如果能够逃走，其他事情我都安排好了。虽然我们会被告发，但顶多损失一些钱财。为了救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请接受我的恳求，逃走吧！”

苏格拉底确实考虑过逃跑后朋友的安危，但他想到的不止这些。他认为，自己应该按公理、正义行事，不能被舆论左右。但克利托仍然绞尽脑汁，费尽口舌想说服苏格拉底：“其实，你不必为我担心，那些狱卒提出的价钱并不高，告发你的人的胃

口也不大，无需花太多的钱，就能使他们心满意足。只要能救你出去，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我相信我有这种能力。如果你不希望我破财，那么，常来看你的外国朋友也很愿意解囊相助。塞凡的希米亚斯，已专门准备了一大笔钱帮助你；另外，柯美斯等人也准备了钱。所以，请你不要为钱财多虑。至于逃走后的去处，你更不用担心，到处都有朋友欢迎你。如果你想到塞桑尼亚，那儿也有我的朋友，他们都很仰慕你，敬重你，你一定能过得很愉快的！”

克利托思索了一会儿又说：“我不认为你做的事是对的。你明明可以自救，为什么不自救呢？你牺牲自己就等于落入了控告你的人的圈套。为了毁灭你，他们千方百计地设下陷阱，你这岂不成了他们的帮凶吗？而且，人们会认为你不愿养育自己的孩子，认为你舍弃了他们，对他们的命运置之不顾，使他们今后象孤儿一样。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不打算抚育子女，你就不要生他们。你现在的作为等于舍难就易，这不是勇者的做法！你公开说过，要奉献生命于追求道德涵养的境界，所以，你更不应该这样做。”

苏格拉底静静地听着，没有答腔，克利托又口沫横飞地继续说道：“关于这件事的发展，我和我的其他朋友一定会被批评胆小无能。本来，人们告

发你，这件事不上法庭就能解决，但事情的演变却令人意想不到。你不但被带上法庭，甚至被判处死刑。仔细琢磨这次事件的演变，真令人哭笑不得！世人一定会以为我们懈怠懦弱。我们本可以救你，你也可以自救，但却让机会一一错过。这对你或我们来说，都是既不名誉又不幸的事。苏格拉底啊！请你好好想想吧！”

克利托表情忧戚，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他忽然又若有所悟地说：“其实，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因为方法只有一个——今天夜里就采取行动。动作迟缓就要失败。苏格拉底啊！请听我的劝告，不要再犹豫了！”

苏格拉底感激克利托的热心，但他仍未改变初衷。在苏格拉底的道德观里，跑不是正当的行为。好友的劝告使他的心情更为沉重，因为他内心发出的声音告诉他，逃跑是不对的，而好友的美意又令他不忍拂逆。

任何一件事都必须用道德来衡量，力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无论遭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可改变信念。这是苏格拉底的信条，他不愿因逃走而破坏了他一生所遵循的原则。他只能对克利托说，“在没有发现比现在更好的办法之前，我不能听你的话，照你的意思去做，请原谅我。”

苏格拉底甚至说：“即使众人使用比现在更残

酷的手段，如禁锢、没收财产、杀戮等，我仍然不愿逃走。”

人类永恒的师表，影响欧洲思想界两千多年的苏格拉底，勇敢地面对死亡，他的死正是他生命最光辉的顶点。

灵魂不灭

行刑的这天早上，苏格拉底的朋友、弟子、亲戚，全都聚集在监狱外面，其中有克利托、阿帕拉多拉斯、赫摩基尼斯、亚士契尼斯、安提西尼、美尼克西纳斯、希米亚斯、塞比斯、特普西安、斐多、克利多普罗斯、阿匹凯尼斯、库托西帕斯、帕顿戴斯、艾乌库勒斯等，还有当地的市民。

苏格拉底最伟大的弟子柏拉图当天因病未能前来，但据一位专门研究柏拉图的学者记载，柏拉图曾在苏格拉底执行后，与数位苏格拉底的好友一起，听取了一些目击者的描述。我们今天研究苏格拉底的生平，最重要的资料就是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

克利托出生在雅典的爱罗匹格，他与苏格拉底自幼结友，是向以外表自豪的雅典美男子克利托普罗斯的父亲。斐多生于爱利斯，爱利斯是雅典的同盟国。斯巴达的军队占领斐多的故乡（那是公元前401年的事），斐多成为俘虏，被抓到雅典为奴。苏

格拉底高超的德行使斐多仰慕不已。据说，他后来是被苏格拉底解救的。柏拉图的名著《对话录》中的《斐多篇》主张灵魂不灭，就是以他为男主角。

阿帕拉多拉斯有“狂人”的绰号，他是柏拉图《对话录》里的《宴话篇》的男主角，他与安提西尼（犬儒学派创始者）较亲近。

赫摩基尼斯的兄长卡里亚斯家境富裕。赫摩基尼斯研究哲学，追求更高的境界，其颇多花费都由卡里亚斯资助。写关于苏格拉底回忆录的色诺芬，从赫摩基尼斯那儿听到许多有关苏格拉底的言行，就以此为资料写成此篇

亚士契尼斯，即人们所说的苏格拉底的亚士契尼斯，与同名的雅典雄辩家不是同一个人。他年轻时落魄，被柏拉图推荐到戴奥尼索斯二世的宫廷，取得了相当大的官位；他对《对话录》各篇的男主角都相当的尊崇，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库托西帕斯住在雅典的帕阿尼亚，生性善良，年轻而不傲慢。美尼克西纳斯是他的堂兄弟，也是柏拉图《对话录》的《美尼克西纳斯》的男主角。

希米亚斯和塞比斯是《斐多篇》的两个主要对话者，俩人在塞瓦是普洛塔高勒斯派的菲力勒斯的弟子。塞瓦是被意大利放逐的普洛塔高勒斯派的避难所。

艾乌库勒斯信奉麦加拉派的学说，特普西安和

艾乌库勒斯很有交情，苏格拉底死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柏拉图暂时住在這兩個人的家里。

苏格拉底这些朋友集聚在监狱外。门房走来，要他们稍候片刻。他下令说，在未获得允许之前，他们不得闯入。门房还对他们说：“现在有十一名狱吏在苏格拉底的牢房中，解开苏格拉底的镣铐，因为今天一定要处以死刑。”门房说完就拂袖而去，把这群人挡在外面。

不大功夫，一名狱吏出来，通知他们说可以进去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刚被解开镣铐的苏格拉底，他的妻子珊蒂珀抱着小孩坐在一旁。珊蒂珀见到这些人，立刻放声恸哭，并对苏格拉底说：“时间不多了，你和这些朋友谈谈吧！”

苏格拉底不愿看到妻子如此悲伤，就对克利托说：“克利托啊！请你带她回去吧！”听了这话，二三个克利托家的人就把一面哭泣一面挣扎的珊蒂珀扶走了。

苏格拉底重新坐好，把脚弯曲，用手揉了揉，现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似乎准备悠闲地谈到日落。

站在一旁的斐多看到苏格拉底即将被处死而没有流露出一丝哀伤的表情，觉得不可思议。

苏格拉底能以平静的甚至喜悦的心情迎接死神，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相信，人死后可以到另一

个世界——冥界，那里是“充满希望”的开始；只有通过死亡之门，才能解脱肉体的束缚。他说，人生如同一场戏，而这场戏是由上帝导演的，上帝善意地把人的灵魂放入肉体这座“监狱”中；死亡，则表示灵魂获得解放，步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能更自由地透视真理与事实。因此，对一个好人来说，死亡是一场好戏的开场。

“灵魂不灭论”说到——人死后都会被带到神灵那里，无论心地善良或作恶多端，都必须在阿凯龙河乘船，前往尔凯希亚斯湖接受审判。

作恶多端的人必须接受报应，而后获得解放；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人，也会得到应有的奖赏。例如曾经破坏神殿、杀人或不孝顺父母的人，都会被丢入塔露塔尔斯这个黑暗的深渊接受煎熬，而心地善良、多行善事的人则可以升上天堂，享受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苏格拉底能平静安详地迎接死亡，正是基于他主张的这种灵魂不灭论。他一生研究哲学，为使“灵魂臻于完美”而努力，希望死后能到达自由自在的永生世界。他满怀希望与信心，期待着即将面临的未来世界。而他创造的这个概念，后来成了欧洲学术与道德上的一种传统，直接影响了欧洲二千余年，并为基督教的理论铺平了一条大道。

雅 典

伯里克利时代

苏格拉底生长在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后人研究苏格拉底的关键。

雅典大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71——前401年）曾说：“在人性的范畴里，历史很可能不断重演，如能使后人在回顾过去时有所依据，能认清历史的价值，那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这句话正说明了历史的重要。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我们知道他不但生长在雅典，而且把命运押在雅典，因此，他的一生是同雅典息息相关的。我们探究苏格拉底，自然不能不先了解他所生存的时空。

雅典附近的阿提加土壤贫瘠，收成不好，但这未尝不是好现象。因为自古以来，这儿很少发生内乱，居民代代繁衍，安分守己。

阿提加渐渐繁荣了，原因是难民不断涌入。因

战争或内乱而背井离乡的人，纷纷要求雅典人保护，其中又以王侯贵族居多。这些人纷纷前来，成为当地的市民，使这个“普利斯”（即城邦，如雅典、斯巴达）日益壮大。不久，阿提加已无法收容，所以又往爱奥尼亚群岛上移民。

在苏格拉底出生以前，雅典人的作风是不喜欢寻根究底，探查事实，而喜欢道听途说，并相信“最小的错误可以换来最大的幸福”。他们认为最好少惹强于自己的人；与其为了眼前的利益进行冒险的侵略，不如守住现有的东西。

波斯战争之后的雅典人可就不那么保守了，他们精力充沛，主张革新。他们能迅速地制定计划，而且一旦有了计划就彻底执行，就是非能力所及也绝不退缩。因此，为了达到目的，即使付出极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重视城邦利益，把个人的生死看得轻如鸿毛；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力，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弥补损失。

“压制侵略是人类本性的表现。自己虽拥有权力，但却不滥用它，而用道德力量来影响他人，这种人才值得赞赏。”修昔底德在《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也反映了当时雅典的道德勇气。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生于雅典。公元前585年是西方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的活跃时期，与苏格拉底的时代正好相距15年。

波斯军队从雅典的领土撤退，胜利的雅典忙于将妇孺、财产迎接回来，因而无暇及时庆祝胜利。

大部分民房已被战火摧毁，只有波斯将官住的地方仍然完好。雅典人为了复兴自己的城邦，纷纷出钱出力。他们修好房屋，又重建了城墙。等这一切就绪，已是公元前457年，那时的苏格拉底正好十三岁。

年轻的苏格拉底也许不太清楚自己城邦的情形，可是谁能说他的血液里没有雅典人的精髓呢？

苏格拉底出生时，正是伯里克利（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大将军及雄辩家）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生于公元前495年，比苏格拉底大二十五岁，所以当苏格拉底还很小时，他已经成年了。而当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之间订立五年和平条约时，苏格拉底已有二十多岁了。

这时的伯里克利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已拥有无上的地位与权利，他制定雅典的政策，不同恶势力妥协，遇有战争时，他知道如何激励雅典人的士气。此外，他能言善辩，才华出众，践履笃行，无人匹敌，所以，雅典人视他为最高的统治者，没有人不钦佩他的政治手段与自信。从他的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雅典的人们！我要说的与平时没有什么

不同。我们不能向伯罗奔尼撒（以斯巴达为盟主的同盟）妥协。人们支持战争时，会被某种感情左右，对于事态的发展，也会有好与坏的不同判断，这些你们是清楚的。但是现在，我要象从前一样，再次把我的见解告诉你们。你们一旦决定服从我的意见，就必须彻底行动，即使遇到挫折也决不半途而废，而应该同心协力；否则，胜利到手时，我们就无法把它当成智慧与力量的结晶而引以为荣。战场的胜败是无法预卜的，就如同人们的想法并非全部可靠一样。所以，对于无法预测的事情，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苏格拉底生长在这样的时代，无形中学到了伯里克利式的自信心与实践力。

他成了一个实践家，既已决定的事情，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轻易改变。当时流行的歌中，就曾形容苏格拉底与伯里克利一样，是个实践主义者。

总之，如果事情没有出乎我们的想象，那么，追随时代领导者的影子，将可以了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

一个人如果踏上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经历前人没有经历的事件，那他留给世人的遗产将比任何人

都深刻，色彩也更加鲜明。

有一个人虽然和苏格拉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对苏格拉底的精神变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人叫泰米斯托克利，据说他在苏格拉底二十岁时就服毒自杀了。

泰米斯托克利生于公元前528年，死于公元前462年。公元前480年，雅典在萨拉米湾大败波斯王薛西斯的大军，那正是泰米斯托克利的时代。

泰米斯托克利把天生的独创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点始终无人能够学到。他的观察力也很敏锐，这不是单凭学识或经验就可以训练出来的。遇到危机的情势，他只要略微思索，就能做出正确的决断；对于未来，他具有深远的眼光，他的预测几乎都有九成的准确性；凡是他经历过的事情，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说得有条不紊，而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又可以做一般性的判断。不论事情多棘手，他都能迎刃而解，做突破性的决策；他学习能力很强，凭借学识进行决策，并且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些特点，在《回忆录》的《优西德摩斯篇》中有所记载。

大多数市民认为，象泰米斯托克利那样伟大的人物，以及他的才能，如果没有接受过特殊的教导，就是天生的。每当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时，所有期待的眼光自然就都集中在泰米斯托克利的身

上。

对于泰米斯托克利的才华，苏格拉底有如下的见解：“想要学得好技术，必须找到好师父。城邦的领导者掌管一城的要务，是一个核心人物。如果有人认为他天生就具有某种能力，那是愚蠢的想法。”由此可见，苏格拉底极为推崇泰米斯托克利，并且肯定了教育的重要性。

泰米斯托克利不幸因谋叛罪而被处死。他一生建立了丰功伟绩，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死后却被禁止埋在故乡，主要是因为他被加以谋叛的罪名。后来，亲友们偷偷把他埋在雅典的阿提加。

在苏格拉底同克利多普罗斯的对话中，曾提及泰米斯托克利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才受到人民的如此爱戴。这段对话，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有所记载。

苏格拉底的哲学素养就是在这种苦难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的盛衰史是否与苏格拉底有关呢？三十岁前后的苏格拉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又如何谋生呢？对于这一切，今天仍是个谜。但雅典在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的领导下，国泰民安，势力强盛，则是

毋庸置疑的。

伯里克利有必胜的信念，他战时决不恣意扩展统治圈，也不粗心大意鲁莽从事，以免使己方陷入危险。他曾对士兵说：“我们并非怕与敌人作战，而是必须对自己可能犯的错误有所觉悟。”

斯巴达的使节在晋见伯里克利时，伯里克利代表雅典人作了如下答复——

一、斯巴达人曾对雅典市民和同盟的市民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们要求，如果斯巴达人能废除这道命令，我们就让美加拉市民利用阿喀拉港。

二、你们这些拥有自治权的城邦如参加同盟，订立和约，不但可以同样享受自治的权利，并且还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

三、和约上规定：如果本城邦无意同别人作战而又受到其他城邦的侵略，这就需要应战。

雅典一直很相信伯里克利的决策，因为他用这个提案把斯巴达的使节打发回去后，斯巴达的使节再也没有来过雅典。

雅典在战争中日益壮大。公元前431年春至428年，在苏格拉底三十九岁至四十二岁的时候，也正

是雅典与斯巴达同盟对峙的时期。

当时斯巴达人的同盟国是伯罗奔尼撒群岛诸国，除此之外，尚有麦加拉人、拉克利斯人、普契斯人、安普拉琪亚人、留卡斯人、安那库都利亚人等。

雅典人的同盟者则是巧斯人、来斯佛人、普拉第亚人、麦沙尼亚人、阿卡陆拉尼亚人、肯陆卡人、萨肯托斯人以及卡利亚人、多利斯人的占领地，爱奥尼亚人的主要城市，赫拉斯奔多斯的城市，色雷斯城，以伯罗奔尼撒至克里特岛为直线的东方岛屿等。

斯巴达王阿基达马斯指示各城邦的指挥官，如何对付雅典同盟国。他说——

“我们攻击的目标是雅典的都市。他们一向自豪地说，他们随时都在备战。因此，如能让雅典人看到我们砍断他们的树木，烧毁他们的房屋，他们一定会应战的。他们一旦遭受攻击，会愤怒异常，以致不计成败，失去理智，任由情绪支配而被卷入战争的漩涡。雅典人喜欢支配他人，他们看见自己的领土不幸被蹂躏，不会坐视不救的。”

那么，雅典的情况如何呢？伯里克利抱有胜利

的信心。他命令雅典人将所有的家什从城外搬到城内，至于家畜，如马、驴子等可载重的动物，则移到近海的岛上。

雅典人向来习惯于田园生活，眷恋土地，因而对这种集体移居的生活很不适应，难以忍受。对波斯战争后好不容易才使家园恢复了旧观的人来说，这更是一大打击。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们还是遵从命令，搬到了城里。

在雅典城里有家或能在朋友亲戚处栖身的人实在只是少数，多数人暂住在街上或神庙、英雄神的圣地，唯有阿库拉普利斯和亚库雅（市场）东南的亚利乌西尼旺地，严格禁止人们居住。

在阿库拉普利斯的西北方山崖下，有一块叫做“培拉路易肯”的土地，这里曾经有过如下的传说——培拉路易肯必须任其荒废，谁要住在这块土地上，就会遭到鬼神的诅咒。但是，由于现实的需要，大家已管不了这么多了，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住在城墙的塔里或仓库里。

这是雅典人对内的准备。至于对外，则全力加强同盟国的军势，为抵抗伯罗奔尼撒沿岸的敌军攻击而准备军船。整个雅典的上上下下都在为准备战争而忙碌。

以下这段话，是否是苏格拉底在这个时期说的，尚不能确定，但他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有人为无智而困扰，我们就毫不吝惜地给他智慧；如果有人贫穷，众人就同心协力救济他！”

苏格拉底也曾对阿里斯达路克斯说：“你好象有什么心事，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呢？不妨将你的心事说出来，让众人替你分忧，或许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阿里斯达路克斯回答道：“啊！苏格拉底！我感到非常困惑。自从内乱开始后，很多人跑到比里斯夫，剩下的亲戚都是些妇孺老幼，他们全跑到我这儿来了！”

伯罗奔尼撒军已侵入亚狄迦，并攻打到距离雅典只有十点六公里的地方，市民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就要被毁坏了。

对年老的人来说，这是继波斯战争后的第二次战争，但对年轻人来说，这完全超越了他们的经验范围，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心灵。

但是，尽管大多数人都想奋起抗战，伯里克利却禁止他们这样做。他不准他们进攻，主要原因是怕他们感情用事。作战时若不严守军纪，常会引起无谓的损失。所以伯里克利要大家暂时忍耐，等人心平静后再全力反击。

民主政治

伯里克利不仅在指挥作战上沉着机智，而且在内政上也有卓越的见解，这从他的一篇演说中看得出来。伯里克利被推选在国葬典礼上致辞时，已经六十岁了，那时的苏格拉底大概是三十五岁。致辞时，伯里克利首先感谢祖先，其次赞美创造雅典的神，然后述说雅典人如何追求理想，以及政治上的理想领导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这段话记载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其政治精神与苏格拉底所谈的自由与法制相同——

“我们的政体并非学自他国的制度，更非追随他人的理想，而是要让别人以我们为榜样，效法我们。民主政治不是被少数人独占，而是为多数人共有。在我国按照法律的规定，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众人，我们就必须超越一般人所谓的平等观念，特别重用他，给他很高的地位。假使有一个人能为国家做事，虽然他出生贫寒，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阻断他的仕途之路。

不要害怕别人用怀疑或怨恨的眼光看你；只要你的生活不侵犯他人或妨害他人，你天天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否则就只能绳之以法。

因此，唤醒众人的廉耻之心，虽然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但大家必须遵守。”

雅典的民主政治以自由的理念为基础，但这种自由不是不要秩序，而是以法律作为保障。因此，要自由就必须守法。当时的雅典民主主义虽反映了民众的意见，但也是富裕阶级的政治。它有一个特色，就是由民众推选政治领袖，并非每个人都拥有政权。这是一种限制。伯里克利谈论的雅典民主主义的理念，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没有答应克利托提出的逃走的计划，就是由于他赞同伯里克利的民主主义理念。他不愿逃走，甘心服毒。

苏格拉底曾对耶乌提都摩斯说：“你现在被民众选为领袖，你是否知道民主的政体是什么呢？”

色诺芬的回忆录曾记载了苏格拉底对王道、对假民主政治的看法。苏格拉底认为王道是用法律来治理，使人顺服；假民主政治是不遵从民众的意愿，是没有法制的一种独裁政治；贵族政体是依照传统选出执政者，富者政体是依照财产的多寡封官，而民主政体是从所有人中选出贤者，委以重任。

柏拉图《克利托篇》描述到，雅典的审判官曾经告诉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啊！现在你想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我们生你、养你、教你，又把好东西分给你，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理想中的雅典人。更何况，你曾对雅典发过誓。现在你已长大，了解城邦的情况和我们的法律，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判决不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带着你的财产，到你喜欢的地方去。别人如有这种想法，也可以投奔到其他占领地或别的城邦去，我们决不阻止或禁止；如果没有离去，继续留在我们的城邦里，那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判决，了解我们如何处理大事；也就是说，你们愿意遵守我们的法律，接受我们的约束，否则就是犯了如下三重罪：

（一）我赐给你们一切，但你们没有尽到义务，也没有服从我的命令。

（二）不顺从生你、养你、教你的雅典。

（三）你愿意顺从我们，但没有切实做到。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错误，你应该立即提出改革的方法，让法律知道它的错误；但在这两者之间，你却没有任何选择。”

雅典的法律是苏格拉底诚心遵守的，这种法律在他心目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是他不肯离开雅

典的理由之一。苏格拉底虽然对伯里克利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持有不同看法，但他并非否定雅典的民主政治。相反的，他深爱自己的故乡。这种爱并非单纯的感情，而是对雅典的自由、平等的爱。

著名的演说

文化或思想并非一天形成，它是风土、人情加上血汗酝酿出来的。苏格拉底生长在思想、道德观念纷繁，战乱不停的雅典，却能保持崇高的哲学素养与精神，实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古都的精神特色是崇尚自由的风气。雅典人相信只要崇尚自由，表扬有德行的人，城邦就一定会繁荣。“普利斯”是整个希腊人追求理想的表现。在“普利斯”内，市民能参加广泛的活动，自由自在地生活。一方面，这能培养自由人的特性；另一方面，知性与思想能日益成熟。

的确，自由的空气孕育出崭新的文化。新文化的内涵是——勇气、正义、德行、知性等。这种新精神的代表正是苏格拉底。

伯里克利统治的时代，是雅典的极盛时期。政治上当然以他为代表人物，而思想、哲学上则首推苏格拉底。战争虽然频繁，文明的种子却依然萌芽、茁壮成长，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些伟人的细心培育。

关于苏格拉底的思想，我们留在后面介绍，现

在先看看战争到底给雅典带来了什么。

公元前430年的五月初，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再度入侵亚狄迦。不久，雅典瘟疫流行，人们纷纷死亡，那时苏格拉底将近四十岁。

虽然原因不明的疾病在每个时代都可能发生，但是，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军总指挥入侵之时，却使雅典人乱了方寸。

对内，雅典人面临瘟疫的威胁；对外，常有开垦的土地遭受蹂躏。雅典人遇到双重的困难，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也经受着考验。

伯里克利的同僚指挥官哈格隆所率领的四千名重装兵，因感染瘟疫而失去一千零五十名，只好重返雅典。雅典人面临战争与疾病的考验，家居田园又都遭到破坏，因此，他们开始责备伯里克利。他们穷根究底地进行分析，认为伯里克利的专断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于是，他们有意与斯巴达人讲和；他们虽然派了使者前去，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对伯里克利更加不满。

伯里克利为了挽回雅典人对他的信任与尊敬，使他们平静下来，并给他们自信与士气，就召开咨议会，站在台上对所有的雅典人讲话。

这篇演讲内容如下——

“各位！你们已被目前的劣势击倒了吗？如果你们因此而责备我，那是值得原谅的，但是，你们能否想想，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们是否为你们的责难找到了适当的理由？”

今天，我要指出的是，‘普利斯’的安危比个人利益更重要。假如你拥有财富、幸福，而你的祖国却危在旦夕，你的幸福是不会持久，终究要消失的。假如你现在遇到了困难，但祖国却很强盛，那你迟早会得救的。所以我再次指出：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为‘普利斯’牺牲奉献；而且，决不可为个人利益而背叛‘普利斯’。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同心协力守住‘普利斯’。

我深深地爱着‘普利斯’，我和它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金钱无法引诱我背叛它，利益也无法熏染我的心。如果一个人对事情有良好的判断力而又不去具体实践，这就犹如纸上谈兵。一个人既能正确判断又能实践，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这种人反对‘普利斯’就会带给‘普利斯’更大的祸害。今天，许多人口口声声高呼崇尚道义，背地里却接受贿赂，仅仅这一点就会导致亡国。

今天，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自

然有权选择和平与幸福。我相信，谁都不愿打仗。但是，目前只有两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屈服并归属他国而沦为奴隶；二是即使冒最大的风险也要去争取胜利。你我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我认为，与其逃避危险，不如面对危险；数十年来，我一直抱定这种想法，并且付诸行动，至今仍未改变。

现在，你们的意志已经动摇，你们的信心已荡然无存。战争开始前，你们一致同意我的主张；战争开始后，你们却又后悔，受自己薄弱意志的影响，怀疑我的立论。

战争的残酷，清晰地留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它带来的苦恼，大家都已感受到，可是战争的结果，目前谁也料想不到。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会使人心惶惶，现在各位正面临这种情形，而瘟疫的蔓延可能就是最大的原因。

希望大家能把伟大的‘普利斯’当成自己的家，并试着培养因‘普利斯’而感到自豪的勇气。

各位！财富才是真正力量，而地上的财富就象果园一样，失去了会再长出来。所以，大家不要难过。只要能保有真正的力量，固守我们的自由，夺取最后的胜利，我相信，失去的一切不久就会轻易获得。

各位的祖先并非凭空得到一切，而是用他们自己的力量争来的；守住‘普利斯’才有今天的雅典，守不住比抢不到造成的屈辱，更加叫人难以忍受。

现在，你们必须守住代表荣誉的雅典，目前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你们的义务就是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所以，请你们鼓起士气，振奋起勇猛之心，争取现在与未来！”

伯里克利的这段话终于说服了雅典人，他们又继续遵从他的指示。但是不久，忧劳过度的伯里克利与世长辞了。

伯里克利虽然如此卓越，如此能干，但他仍无法战胜夺去人类生命的死神。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伯里克利只活了两年六个月就离开了人世，其时正是公元前429年的十二月。苏格拉底大约四十一岁。

《英雄传》的作者布鲁塔克说过，伯里克利是因为感染疫病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出任雅典最高指导者的十几年间，政策比较保守，而且作风稳健，或许这就是他维持牢固的独裁地位的原因。

总之，在这段时间，他的政治生涯一直顺利、

平静，他的政策是以民主政治为第一号召。

他颇有见识。从他的演讲和辩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全体人民的诚意；他热爱“普利斯”，将自己与“普利斯”合为一体；他不受金钱的引诱，确实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这是伯里克利的三个优点，也是一个民主政治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可能只有伯里克利具有这些条件。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急速衰落，这一趋势在他死前就有征兆。征兆之一是，有一小群政治家专门反对伯里克利的主张，其中有以演说家著称的狄米特希斯、克利温、亚尔西巴德等人。

小事情往往可以扭转乾坤，基于这种认识，一个真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忽视小事情。除此之外，一个政治家还必须洞悉大局的眼光，拟定未来的计划，将国家引导至富强之径。但是，在伯里克利以后的政治家，就较少这些才能了。

当时，有些喜剧诗人喜欢讽刺伯里克利，说他象希腊的主神宙斯一样；另外，由于他辩论的巧妙，而被讥为“希腊第一长舌”。虽然恶评连续不断地出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这样评论他，也是因为怕他、敬畏他。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经常被伯罗奔尼撒军打败而只有一次获胜的记录。雅典过去的荣耀日渐远

去，灿烂的黄金时代不再复返。

由力量和财富造成的光荣，转而表现在文化、艺术、思想、哲学等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巨人造成了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也换回了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落日。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们是伯里克利留下的遗产，但起码也不能怀疑他们与伯里克利有着密切关系。假如没有爱奥尼尔的哲学、伯里克利时代和雅典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宝贵经验，苏格拉底就不可能出名。

前期生涯

诞生

关于苏格拉底的出生年代，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正确的记载，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于公元前469年诞生在雅典的爱罗匹格区。这个区是如何产生的呢？雅典民主政治的先祖克里斯提勒斯改革以后，建立了许多区，人们才开始以“某某区的某某人的儿子”来称呼新生儿；未改革以前，仍叫做“某某人的孩子”。总之，苏格拉底是在波希战争的中末期诞生的。

修昔底德在《历史》一书中，曾说波希战争是以两场海战和两场陆战一决胜负的，这是指萨拉米与米卡尔的海战，以及塔陆摩提拉与布拉底的陆战。在布拉底，使用长矛的雅典兵占优势，压倒了波斯的弓箭兵。在这场决定性胜利后的第九年，苏格拉底就诞生了。

最早推测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的人是柏拉图，根据他的解释，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处死的那

一年，是公元前399年，这时他正是七十岁，由此倒推回去，他的生年就是公元前469年。

双 亲

一般史书上记载：苏格拉底的父亲叫索夫罗尼斯库，母亲叫费娜雷特。

索夫罗尼斯库住在雅典的罗匹格区，可能是一位雕刻家，因为他和当地有名望的阿里斯底斯来往甚密，所以，该区人民都对他另眼相看。苏格拉底曾开玩笑说：“我是戴达鲁斯的后代。”戴达鲁斯是雕刻家的先祖，一般人猜测，索夫罗尼斯库可能是工人、雕刻师或石匠之一吧！

费娜雷特是一位接生婆，似乎有相当高明的接生技术，在同索夫罗尼斯库结婚前，曾有过另一次婚姻，并生有一子，叫帕德罗克斯。

家 境

我们不能因为苏格拉底的父母是工人与接生婆就断定他的家境贫穷。泰勒在《苏格拉底》一书中提到，从费娜雷特这个名字来看，她是出生于良好家庭的女子，由此可见苏格拉底诞生时，他的家庭不仅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很可能颇有一定财富与地位。

另外，柏拉图在《克利托篇》中说到，苏格拉

底的父亲很注重教育，举凡体育与音乐等基础教育，他都让苏格拉底去参加、受教。如果这些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苏格拉底所学的不仅仅是音乐而已，因为在当时的希腊，所谓的音乐包括了文学、艺术、歌剧、诗、天文、科学等（在希腊神话里，诗神缪司专门管理这些事务），所以，苏格拉底不仅有哲学的素养，也有相当的艺术修养。如果不是家境良好，他怎么会有机会自由学习呢？

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24年当上重装兵。重装兵是一种装备齐全的步兵，必须花费不少钱来购买装备，由此可知他那时家境不错。虽然那是他四十多岁的事，似乎只是说明他当时的家庭情况，而不能显示他出生时的家境。然而，我们可以由此推断，从他出生至四十六岁，他的物质生活当不匮乏。

幼少年时代

关于苏格拉底幼年和少年时的情形，尚无详尽的资料供后人考证。有一本书上记载苏格拉底从未接受他人指导。不论种种推测是否正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元前五世纪，可说是苏格拉底的伟大老师。在这一光辉的世纪中，出现了一些伟大的人物，例如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他去世时，苏格拉底四十岁；另外两位一流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则比苏格拉底年长十岁。伯里克利

则比苏格拉底大二十五岁。公演爱国剧《波斯人》的费用，完全是伯里克利负担的，年少的苏格拉底可能看过《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的统帅）一剧的公演，他体味过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每一部伟大的悲剧。不仅如此，年少的苏格拉底还目睹过现在已成废墟的巴特农神庙，希腊菲狄亚斯的雕刻，以及伯里克利时代令雅典人引以为自豪的宏大建筑物。这些伟大的艺术品都以完整的姿态呈现在苏格拉底面前，它们一定给苏格拉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勒说过——

“海洋帝国雅典茁壮期的提洛同盟，在苏格拉底诞生的十年前就成立了。这个同盟是亚细亚以及爱琴海诸岛的希腊人为了皇位而组织的，雅典被选为盟主。想要对抗波斯，必须有强大的舰队。在这些同盟国里，强大的国家提供船只与船员，其他各国则以钱财来支援。同盟国的基金，由提洛岛阿波罗神庙负责保管，所以叫做提洛同盟。公元前461年，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基础已经巩固，苏格拉底在那时又十分懂事，能注意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对于年少的苏格拉底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实在

过于动荡，但是，他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追求清高、朴实、善良的人生。对普通人来说，这些理想太崇高了，但是这种决心在苏格拉底心中萌芽、滋长。虽然面临时代的考验与冲击，他仍不改初衷，严格要求自己，决不动摇心志。

人类处在这个伟大与残酷交织的时代，如果自己来决定方向，那要让谁做主呢？年少的苏格拉底胸怀大志，全力以赴。从他年少时代的奋发，不难想象他日后的成就。

青年时代

希腊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全希腊最聪明的人，人们也承认他超凡脱俗，但他的青年时代却没有被记载下来。

有人传说，苏格拉底继承他父亲的工作，也成为一名雕刻师，可是，这是几岁时的事，已无从考证。著名的旅行家毛沙尼亚斯在公元二世纪写的《希腊旅行介绍》中提到，阿库拉普利斯的入口处有一尊“美丽的女神像”，传说这是苏格拉底的杰作。可是，直到现在，史学家仍不相信这种说法。

象苏格拉底这样的伟大人物，一定会留下许多传闻轶事，有些传闻或许并非凭空杜撰，而具有某种可靠性。我们今天只能从传说中揣度苏格拉底年轻时的情形。比方有人传说，苏格拉底是专放高利贷

的人，可是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以苏格拉底的事迹作为喜剧的题材，写了一部名叫《云》的剧本，其中并未提到苏格拉底是高利贷者。实际上，苏格拉底的青年时期一直是个谜。

提起青年时期，不免使人联想到爱情。恋爱这个问题以及所有与异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似乎很少发生在苏格拉底身上，至少这些事没有被记载下来。当他已七十高龄时，他还有个襁褓中的幼儿。但在当时雅典那种混乱不堪的社会里，他又是出名的节制家，所以，在这种疾风怒涛的时代，他在感情上是否真的始终如一，我们无法肯定。

苏格拉底相信灵魂独立而且不灭。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他的生活该是很单纯的。他天性善良，关心所有地下、天上的事情，所以对于性爱不可能漠不关心。总之，苏格拉底是一位神秘人物，他的性爱似乎夹杂在神秘与欲望的气氛里。柏拉图在《宴话篇》中曾经谈到这一点。这或许是雅典当时的风气。

雅典是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苏格拉底与亚尔西巴德的交往，遭受最多的评论。他们的交往情形至今仍被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的确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亚尔西巴德

苏格拉底的爱，大概是比较浪漫的，柏拉图在《宴话篇》中说，苏格拉底对美丽的外表着迷到狂恋的地步。

苏格拉底曾用一颗赤裸裸的心面对他所喜欢、欣赏的人，而在道德上是绝对高贵、纯洁的。亚尔西巴德因苏格拉底对他的美貌狂恋不已而觉得幸运，他相信只要顺从苏格拉底的意思，他就可以从苏格拉底的内心发掘出不少珍贵的东西。

因此，亚尔西巴德绞尽脑汁对付苏格拉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亚尔西巴德在同苏格拉底接触时对他撒娇，还经常邀请苏格拉底一起吃饭。但苏格拉底没有马上答应，后来经不起亚尔西巴德的引诱才答应下来。吃过饭，苏格拉底想马上离去，可是亚尔西巴德总以谈得太晚为借口，故意留苏格拉底在家里过夜。

有一次，亚尔西巴德告诉苏格拉底：“你最适合当我的爱人，但是你犹豫不决，不把心事告诉我。对我来说，没有比成为完美的人更重要的了，只有你最适合当我的靠山。”

苏格拉底回答：“亲爱的亚尔西巴德，你真的不是傻瓜，如果你刚才说的是真话，而我真的能帮助你，使你的灵魂变好，那我心中一定存在奇特的

力量，使你发现比你的美貌还要高贵的美。你一直企图用你的外在美换取我的内在美；不仅如此，你拿毫无价值的美换取真的美，就如拿青铜换取黄金一样。但是，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已经看透了，我并没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肉眼看不见时，人心的眼睛才会张开，可是，你离这种境界还差得很远！”

亚尔西巴德接着说：“整个事情的发展都应该对我们彼此有利，希望你能往好处想！”

这时，苏格拉底叹了一口气说：“你这样说也有一些道理，以后我们就照办吧！”

柏拉图在《宴话篇》中提到苏格拉底与亚尔西巴德同时参加波提狄亚之战，当时正是公元前 432 年，苏格拉底已三十七岁，应属于壮年期。

亚尔西巴德比苏格拉底年轻十五至二十岁。亚尔西巴德少年时，苏格拉底应是壮年期，他们的关系能维持下去，可以说是“神秘美”的典型。

神秘的爱

自古以来，神秘主义者擅长用色情的象征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似乎神秘与色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苏格拉底受到当时上流社会的影响，也常常用浪漫派的词汇来作比喻。最明显的例子，就

是他与亚尔西巴德的交往。苏格拉底经常戏谑地自称“爱神”，而且认为自己是“懂得爱的真谛”的人。

这虽是苏格拉底的戏言，可它却反映了苏格拉底人格的重要一面。柏拉图与色诺芬都曾指出，不能忽视苏格拉底的戏言，也不要误解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控的原因也与亚尔西巴德有关，其罪名是“败坏青年”。

亚尔西巴德与苏格拉底并不牵涉到“败坏”的问题，事实上，它是以苏格拉底的纯洁和道德思想为前提的。苏格拉底并没有置身于色情的浊流里，更没有沉溺在感官的享受里。

苏格拉底一心想从情欲中解脱，使“神秘的爱”独立、自由、净化，不能有任何杂质。所以，亚尔西巴德这位美少年虽然与苏格拉底过从密切，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沉溺在爱情里，他只想继续拥有与美少年之间的“纯粹的爱”。

在清澈的眼睛里，我们可以发现无限的美、无限的魔力，这是超过人类之梦和想象的。它可以扭转乾坤，振奋精神。苏格拉底如此注重精神上的爱，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而他同亚尔西巴德之间的爱，在本质上正是精神的自然交流。

外貌与生活

“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是“健康的力量”的意思。虽然这个名字与他本人的长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内心确实拥有异乎寻常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天生的禀赋和后天的执着。

苏格拉底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常常告诉别人应该如何节制，而他自己也会节制，所以，他要求不高，生活也很简单。吃饭的时候他只求能吃饱。他常说：“吃简单的食物，就是最好的饮食方法。”他的生活真可用“一箪食、一瓢饮”来形容。他肚子饿了就随便吃点东西，渴了才用饮料，绝不沉溺于美食。他曾说：“必须抗拒有诱惑性的食物，如果肚子不饿还吃东西，不渴却喝饮料，会使你的头脑和灵魂堕落。”他并无戏言：女巫使用了各种方法，才把那些经不起引诱的人变成了猪。我们知道，俄底休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角）之所以没有被变成猪，就是因为他一直听从赫尔米斯的忠告，尽量节制自己，细心地控制自己的肚子，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这段话，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苏格拉底虽然这样节制饮食，但他并不矫情。他平日不饮酒，可遇到需饮酒的时候，却是最有酒量的。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曾形容他与朋友共

饮，一边喝一边大谈哲理，后来大家一个个醉倒了，只有他依然清醒，从容地离开了杯盘狼藉的筵席。

在衣着方面，无论冬夏，苏格拉底都穿同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的面料是最平常的，一点也不起眼。他习惯赤脚，甚至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柏拉图在《宴话篇》中记载，苏格拉底在参加波提狄亚战役时，曾赤着脚在冰上行走，使其他士兵刮目相看。《菲德罗篇》中也有一段话，描述了他的简朴生活：

苏格拉底说：“菲德罗！你到底是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呀？”

菲德罗说：“哦，我是从希法勒斯的儿子利西亚斯那个地方来。我一早就在他家坐了很久，现在打算到城外去散步，我根据你我的朋友亚休美那斯的意见。想到郊外去走走。据他说，到回廊去散步很舒服。”

苏格拉底说：“他说得不错！利西亚斯是不是在这街上？”

菲德罗说：“对，他在伊皮克里特家里。他家的房子在莫里修亚和莫里佩旺的旁边。”

苏格拉底说：“你们到底在他家做什么呢？是不是听利西亚斯聊天打发时间？”

菲德罗：“如果你有空跟我一起去散步。我就告诉你利西亚斯说了些什么。”

.....

菲德罗：“哦！等一下，我想把你当成学习的榜样，可是你却使我感到失望。不过，你想不想到外面走走再坐下来看书？”

苏格拉底：“好啊！我们离开这里，沿伊利索斯河走走，然后找个地方坐下。”

菲德罗：“幸好我没有穿鞋来。你平常也没有穿鞋的习惯。我们可以下河涉水，那一定很舒服，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天气又这样晴朗。”

苏格拉底：“你走前面，注意看看有没有可以坐下的地方！”

菲德罗：“你有没有看到那棵高高的筱悬树呢？”

苏格拉底：“嗯！”

菲德罗：“我们可以坐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任凉风吹拂。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躺下来

苏格拉底：“那我们就去吧！”

菲德罗：“苏格拉底。请你告诉我，欧蕾留亚被克里亚斯抢来做他的妻子，这件事是否发生在伊利索思河的附近？”

苏格拉底：“嗯，有这个说法。”

菲德罗：“想必是在附近，因为这儿的河水使人觉得舒畅，既美又清澈，最适合女孩子玩耍。”

苏格拉底：“那是在这条河下游的地方。有一条路通到亚特密斯神庙。附近还有克里亚斯的祭坛。”

菲德罗：“我过去不太知道这个故事，苏格拉底，你就告诉我吧！你是否相信真有其事？”

.....

苏格拉底：“啊，这地方真好！繁茂的筱悬树和灌木丛，长得高大蓊郁；树荫下透着令人舒畅的凉意。百花争艳，芳香四溢。同时，你把脚从筱悬树下伸出去，就会有水令人舒畅地流过。而且，从附近的画像和雕像看来，这里可能是精灵或河神的圣地。凉风飘来，好象在欢迎我们，蝉鸣鸟唱，充满了夏天的气息。特别令人愉快的是，你还可以躺下来，让头脑好好地休息。这片柔软的草地真叫人觉得舒服！总之，菲德罗，你能带一个外地人到这里来，是非常高明的。”

菲德罗：“可是你这人真怪，看起来不象本地人，倒象是外地人被我带到这里来。你一定很少走出城门，到街市以外的地方散步。”

苏格拉底：“真不好意思，我是个很想多学点知识的人。草地和树木不会教我任何事情，而街上的人却可以教我。不过，你好象找到了能带我出来的好办法，使我乐于跟你走，就象

在一只饥饿的野兽面前，用树叶和谷类当诱饵，使野兽走过来一样。你也在我们面前晃动活饵，把我带到这个你喜欢的地方。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想躺在这柔软的草地上，而你也可以找个你认为最合适的地方读书！”

戴奥真尼斯·雷尔修斯也说，他好几次听到苏格拉底引用如下的诗句

“银器和绛衣，是演戏的好道具，却不适用于家居生活。”

苏格拉底奇特的外貌，使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他长着大而向上的狮子鼻，两眼相距很远，发出慑人的光芒。总而言之，他实在不漂亮，走起路来象只昂首阔步的鸭子。

苏格拉底的容貌虽奇，却具有相当的魅力。与他谈过话的人都被他的亲切态度所吸引，不愿离开。他丰富的内涵吸引了许多人。如果同他作进一步的交谈，就更能发现他谈话内容的深刻广泛。他颇具有幽默感，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诚于中，形于外”，一个人的外表往往是他内在精神的表露。对于苏格拉底的外貌，究竟人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看过希腊人的雕刻，就可知他们注重内心和外

表相互间的影响，凡事都从调和两者的精神出发。希腊人认为，美丽的灵魂要依附在美丽的肉体上。他们还认为，要有健全的精神，就必须有健康的身体。

苏格拉底虽非美男子，但他的灵魂却非常高贵。作为一个希腊人，美丽的灵魂附着在美丽的肉体上。尼采曾形容苏格拉底是“丑陋的希腊人”，根据他的解释，“丑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对希腊人来说，“反抗”蕴含着“否定”的意义。由此推断，苏格拉底应是最早的现代人。他的容貌象征着“现代”与“反抗”，他的容貌与意志，表现出调和的美。

我们不能否认苏格拉底还活在现代人的心中。从丹麦哲学家吉尔·凯高特所写的《苏格拉底的反语法概念》一书中，我们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有一位姓氏不详的希腊作者也对苏格拉底的外貌作过评价，他说：“好人有时候看起来很卑贱，有时看起来却又很高贵。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的外貌受到一点启发，就是外表的美丑并不说明问题。苏格拉底相貌奇怪，鼻子扁大而向上翘，眼球突出并翻滚不已，但是，他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使人们乐于亲近他，接受他的思想，一致推崇他是当代最高贵、最有智慧的人。”

奇异的征兆

苏格拉底自称，他的行为受一种无形的内在声音的指导。这种声音被称为“神秘的声音”或“奇异的征兆”。

这种“声音”在他小时候就伴随着他，而且常常突然发生。这种征兆后来被称为“守护的灵魂”。

一旦这种奇异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他就进入忘我的境界，看起来有些神情恍惚。而事实上，他并不是在考虑或研究某个问题，只是在体验某种神秘的东西。这就是“冥想”。

冥想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准。冥想时，周围的事物完全与他无关，冥想的时间或长或短。有一次，他在波提狄亚的阵地上整整站了一天一夜，未曾走动。苏格拉底周围的人全都知道此事，以后遇到这种情形，大家就由他去，不再妨碍他。

究竟苏格拉底体验了什么，周围的人并不知道。他是否聆听了“神的声音”或是接受了“神的委托”呢？

他内心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超自然的声音。这声音似乎在向他提出某种警告。如果他忽略了这种警告，就会有不幸降临。这种情形同“良心之声”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旦危险逼近或不幸将要

发生，这种力量就会紧紧抓住他，这奇妙的声音就会向苏格拉底发生预告。苏格拉底非常尊重这种声音，总是服从它的指示；这个声音不仅指示苏格拉底本人该怎么办，有时也会指导别人。这种指示与正邪没有关系，因为它并不发生同伦理有关的行为的指示。

根据泰勒的说明，所谓“神秘的声音”是苏格拉底对“凶事”的一种敏感的觉察力。但是，这种“奇异东西的指示”被广泛宣传，甚至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妖言惑众，僭立新神。不久，这就成为苏格拉底遭到控告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苏格拉底被邀参加阿迦敦的宴会，他一边走一边思考，步伐缓慢，后来又请与他同行的人先走，自己却在隔壁人家的大门前站着不动。别人唤他，他仿佛没有听见。这种情形经常在他身上发生。要是人们见他这样，就知道他又在冥想。

不久，苏格拉底进阿迦敦家。主人请他说说他的奇想，他回答道：

“智慧这种东西，如果在我们之间互相撞击、激荡，就会从我们之中比较多的地方流到比较少的地方，正如满满一杯水，会通过毛线传到空杯子里。”

无论这种奇异的声音通过什么方式传到他身上，只要服从它，就是他对神绝对信赖的表现；姑且不去探讨那是不是神谕，反正对苏格拉底来说，那是绝对值得依从的声音。

探究大自然

宗教与哲学都是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二者经常互相影响。

根据柏拉图《对话录》的记载，我们知道，奥斐克教对苏格拉底主张的“灵魂不灭”和“来世”有某些影响。大概苏格拉底童年时曾受到该教义的熏陶。

苏格拉底很关心“死亡”的问题，他坚信人死后会到另一个世界。《斐多篇》与《理想国》都引述了苏格拉底在谈论天堂和地狱时充满想象的神话，这些都是奥斐克教义中的思想。

奥斐克的教理主张，人的身上具有某种“神性”，但是人却往往自甘堕落，迷失了“神性”。如果能加以洗净、澄清，罪恶和死亡就能得到解放。换句话说，灵魂是永生不朽的，是一个堕落而被流放在外的“神”。使灵魂得到解脱，超出“生死轮回”，恢复它的不朽与神性，正是奥斐克教派所努力的目标。

除了奥斐克教对苏格拉底的哲学产生影响外，

还有许多学术与社会风气在苏格拉底的少年和中年初期流行，这也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切都是在探究苏格拉底时不能忽略的。

苏格拉底诞生在公元前五世纪，距离爱琴海的美里塔斯（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希腊古城）产生的哲学和科学已经一个世纪。

由于西蒙和伯里克利的领导，此时的雅典不但是政治和商业的中心，也是各种思想汇集的地方——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交流中心。

公元前六世纪在美里塔斯产生的科学与哲学（当时二者尚合为一体，并未分为两种学问），在伯里克利时代，经由爱奥尼亚的数学天才毕达哥拉斯，从爱琴海地区传到了意大利南部，东方的文化也在此时渐渐传到了西方。东西方在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等方面相互影响。

大约在苏格拉底三十岁时，东西方的宇宙学说已各自发展成一个体系，并且相互对立。东方的宇宙观是一元论，西方则是二元或多元论。

东方的一元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物质（包括人类的心灵）都由“气”构成。西方的看法则不同。西方二元论最具代表性的是恩培多克勒的说法。他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土、水、火、气组成的，它们彼此撞击，混合成了万物。

另外一个与东方的一元论对立的说法，是毕达

哥拉斯派所提出的。毕派认为，数学是解开宇宙的钥匙，所以他们提出的原理等于是一些严密的数学公式。他们认为万物是由“点”或“单位”组成的，这些单位或点按特定的几何图形排列。

东西方对万物起源的不同看法，成了哲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些讨论必然为苏格拉底所关心，而争辩激起的火花，也刺激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他在思想自由的园地里日益成长。

人类总是对自然充满好奇，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人孜孜不倦地研究自然为终生事业。

苏格拉底年轻时热衷于自然科学知识。他常想，万物如何生成？如何消灭？他很希望能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根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的记载，苏格拉底年轻时就对当代科学有了相当的认识，柏拉图在《斐多篇》中也有类似的描写。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确实研究过东西方流行的各种宇宙万物形成说。

在研究自然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问题：为什么人们会有冷、热等感觉？为什么人们说某些东西腐烂后又会变成其他生物？他想，这或许是空气造成的，抑或是火，是生物本身，也可能什么都不是。

这种种问题使他困惑，直到有一天，他读到阿

那克萨哥拉的著作，才忽然感到自己总算有了答案。

阿那克萨哥拉主张“种子论”，并认为“理性”为万物建立秩序，也是万物存在的原因。

苏格拉底从阿氏的书中发掘到“万物生存的原因”，觉得异常高兴。阿那克萨哥拉在书中说，“理性是维持万物秩序的原因”，这句话对苏格拉底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继续阅读此书时，又发现了不少问题。他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通往他所追求的独特世界的路径。

所谓“理性是维持万物秩序的原因”，也就是说，理性（心）规定了万物存在的地点，让万物处在最适当的位置，也让行星依照一定的法则运行。人类要发现每一种东西如何产生，如何消灭，如何存在……就必须弄清别的东西对它的影响，或是它本身对别的东西的影响。唯有这样，才能知道如何建立良好的秩序。

在苏格拉底看来，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告诉了他宇宙万物的法则，而人类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考察人类本身和其他与人类有关的事物。

苏格拉底期望着能进一步认识大自然，弄清天体的运动。他希望知道太阳、月亮和其他星球如何移动，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但是，阿那克萨哥拉却一直认为，所有物体都基于理性而建立秩序，

它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换句话说，他只指出“理性”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运用理性，更没有认为“理性”所主宰的宇宙是明智与计划的化身。

阿那克萨哥拉的理论曾使苏格拉底以为找到了真理。但当他进一步研究时却又感到失望，他只好承认自己“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头脑”，于是又去找寻另一条路。辩证法和问答法的观念就是他找到的另一条研究途径。

回心转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其解而别人又无法代为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苦恼的根源。然而每个人的情形不尽相同，有些人长期苦恼，有些人苦恼的时间则很短。苏格拉底可能在三十至四十岁时，或者在二十多岁时曾经被苦恼煎熬。

苏格拉底想尽办法才找到阿那克萨哥拉，并且对他抱有无数的期望，可是，阿那克萨哥拉终究令苏格拉底失望。苏格拉底没有真正的老师，他必须在黑暗中独自摸索，靠自己的努力找寻自己。

苏格拉底从阿那克萨哥拉的书中学到了如何用感觉去接触事物，用眼睛去观察事物，于是就转而研究理论，再由理论去探寻事物的真理。苏格拉底假定，自己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在研究过程中，原

因和结果都应该显现，并和理论一致。假如这些理论是真理，那么，同这些理论相悖的其他情形就是不真实的。

综观苏格拉底的一生，我们发现他是这样找到人生路径的：第一，从研究自然到研究人类的变化。苏格拉底起先尽心研究自然，后来发现人类的灵魂比树木、星辰、石头更为重要，于是开始考察一切思想的正确性。第二，他有代表全人类的使命感。第三，他从被控到被判处死刑，始终致力于灵魂不灭问题的研究。

在他以前的哲学家不曾考虑或主张人类该如何追求智慧，而苏格拉底则始终以爱智者自居，不承认自己是智者。他曾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的谦虚，也更使他的名字不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段苏格拉底说过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叫凯勒丰，他向来做事认真，由于瘦小，皮肤很白而被朋友们称为，蝙蝠’或‘夜的孩子’。阿里斯托芬和一些喜剧作家常用这些绰号嘲笑他。

凯勒丰曾到特尔菲的神庙，接受神的指示。

凯勒丰问阿波罗神，究竟世界上有没有比我更有知识的人？女祭司回答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我听到这句话后颇为疑惑，就问自己：‘神究竟想要对我说些什么呢？这句话是不是什么暗示呢？’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有知识，而神却说我是最聪明的人。神向来不说假话，因为说假话就不成其为神。我迷惑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再思忖，究竟神要对我说些什么呢？终于，我想出了一个方法来试验神谕的意义。

神说我是最聪明的人，如果我能找出比我更聪明的人，就可以反驳神谕。所以，我以政界的大人物为对手，和他辩论。经我仔细观察，我发现了这么一个人——这里无需指出他的名字，他只不过是个雅典人，和我谈过一回罢了——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很有知识，而他本人也这么认为。但依我看，他并非如此。凡是自认为自己有知识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知识。我想让他明白自己的无知，没想到他却怨恨我。周围的人也因为不了解这件事而对我产生了误解。于是，我只好跑开。但当我独自一人时，脑子里总产生这么一个念头：无论如何，我比这个人更聪明。或许我们都不知道善与美，但是这个男人却自以为什么都知道，而我虽然不知道，总没有自认什么都知道，所以我

似乎比这个人聪明一点。我聪明的程度，恰好和我不要自以不知为知的那种自觉程度成正比。

后来，我又找过许多看起来很聪明的人，仍然得出与前面相同的结论——一些没有知识的人总认为自己很有知识。由此看来，神谕是不能否定的。”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的讽刺物质。

苏格拉底继续探讨自己是否比别人聪明，每一次都引起他人的不满，遭人憎恨。但是，这反而使他更出名，也因此使他走上了被控的道路。换句话说，这种控告源于他讽刺的性格。

柏拉图《对话录》的《申辩篇》引用了苏格拉底的话，这些话很有深度，很值得我们重视。例如，苏格拉底对人生有仔细深刻的体验，他发现他的周围有一些沽名钓誉或爱好金钱的人把真理当作小虫，随意将它踩碎；而且，这类人多得不可计数。

特尔菲神庙的神所诏谕的证言，据说是这样的——

“索福克勒斯很聪明，

优里披底更聪明，
但万人之中，
苏格拉底最聪明。”

苏格拉底在研究人时，把“无知”和“无知之知”互相配合，理智地找寻真理。他认为，探索人类灵魂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是一项使命，而那些无意取得的名声，反而造成他的困境。爱好智慧的精神，已在他内心成为燃烧的石头和行动的支柱。

苏格拉底到过诗人聚集的地方，那里的诗人曾写下酒神狄奥尼苏斯祭典时狂热性的合唱歌和轮舞歌；他接着又到拥有特别技能的人汇聚的地方去，这些人确实知道苏格拉底不知道的事，但他们仍然犯了相同的错误——只因自己有特殊才能就自认为是最聪明的人。而且，他们对自己不知道的事也装出一副内行的样子。

在苏格拉底外出寻找最聪明的人时，不知什么原因，有一些富人自动跟在他后面，站着旁听，似乎对苏格拉底的举止很感兴趣，甚至经常效法他，也去寻找比他们自己更聪明的人。

苏格拉底名驰遐迩。别人模仿他的做法，也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他不仅在雅典赫赫有名，甚至希腊人也知道他有“最高智慧者”之称，大家都称他为“研究智慧和道德的人”。另外，也有人称他为

“不承认神的人”或“强辞夺理的人”。

当时，苏格拉底已将近四十岁，他曾经说过：
“关照自己的灵魂，使之臻于至善之境。”他所说的“关照”，就是指培养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行为，从而认识自己。

后期生涯

使 命

人的生命是有限而短暂的，虚度一生是一种浪费；如果我们能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研究下一番功夫，就可以知道人该如何生活。从他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受到教益，这种教益使我们随时都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无所遗憾，他把生与死的意义了解得十分透彻，他以真实为中心，追寻善、美的生活，并且相信灵魂不灭。

因此，他是有视死如归的勇气。

苏格拉底对人生的使命、生存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他一直以全人类的命运为自己的使命。这些见解在柏拉图《对话录》的《申辩篇》中有详细的记载。

他为追求智慧而生存，自称“爱智者”，仔细研究自己和别人，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会因死亡或其他危险而改变。他曾说过：“假如我抛弃这种生活方式，你们可以随时将我带到法庭。”

苏格拉底不能违背特尔菲的神谕，并认为神谕正是他的使命。他在后半生中决心倾其全力探索人类的心灵，常用冷静的态度询问雅典的青年：什么是名誉？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爱国？什么是性？他总是问多于答，让青年发表意见，思索问题，然后三言两语就使青年们茅塞顿开。但是，他对问题的答案和他受青年欢迎的程度却使他被控为“败坏青年”。

上战场

雅典的风云一直未停止，苏格拉底生活在这种漩涡里。战争中虽然夹着一些和平期，但战乱绵延不断。苏格拉底参加过三次战争，他以勇敢和耐心为祖国雅典做出贡献。他认为：有雅典才有苏格拉底，而不是有苏格拉底才有雅典。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32年至429年参加了波提狄亚战役，那时他三十八岁；公元前424年参加第力安的战役，纪元前422年参加安菲玻里的战役。

在法庭作自我辩护时，苏格拉底主张勇敢善战。他说——

“各位雅典人，我曾被你们选中去参加波提狄亚包围战、第力安会战和安菲玻里之战。当指挥官命令我守卫某个据点时，我绝不会比

别人逊色，为了坚守指挥官给我确定的岗位，
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戴奥真尼斯、雷尔修斯也曾叙述同样的事
实——

“苏格拉底在参加安菲玻里战争前，曾在
第力安会战中救过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色诺芬。
当大家在危险关头纷纷撤退时，苏格拉底却沉
着应战，不时环顾四周。有人要袭击他，他随
时提防并应付着敌人的袭击，然后才从容不迫
地随军撤退。”

波提狄亚包围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序幕。柏
拉图《对话录》中的《查尔米底斯篇》，记载了苏
格拉底刚从波提狄亚包围战回来的情形。叙述如
上——

我前天晚上刚从波提狄亚包围战的战场
上，奉命遣送复员军回来。现在，我一时无法
再去。我很想再到那个我喜欢去的地方。怀着
这种心情，我到了巴西雷亚神庙对面的陶雷奥
斯斗技场。我在那里遇到了许多人。虽然有几
副陌生的面孔，但大多是我认识的。他们看到

我进来，就远远地和我打招呼。凯勒丰仍象以往那么热情，从人群里跑出来握着我的手说：

“苏格拉底，你怎么能在那次战役中安全归来？我们离开那地方后才开始打仗，这里的人直到现在才听到战争的消息呢！”

我回答他说：“我确实安全地回来了。”

凯勒丰又说：“这里的人都知道那次战役非常激烈，而且许多人在战场上失踪了。”

“那消息倒是非常正确。”

“可是，你也参加了那次的战争呀！”

“我参加了。”

“……那么，请坐在这里，我有话问你。”

他说着，要我坐在卡雷斯休斯之子克里提亚的旁边。我坐下后，就同克里提亚和其他人寒暄。有人向我问这问那，我也就根据他们的问题，把军队里发生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们。

在《宴话篇》中，亚尔西巴德也将这次会战发生的事谈得很清楚。亚尔西巴德首先描述苏格拉底曾经因为陷入沉思而站了一个晚上。他叙述道——

“那次会战就和你们知道的一样。战争开始后，我从指挥官那里获奖，其实苏格拉底也

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没有抛弃受伤的我，而是解救了我，还把我的武器一起带了回去。不管你们是否责难我，或是说我撒谎。我真的曾向指挥官提出嘉奖苏格拉底。但是，由于我是贵族，指挥官给了我奖赏。况且，苏格拉底那时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受奖，也非常赞成我获奖。”

在公元前424年的第力安会战中，雅典严重败北。这次会战的指挥官拉克斯曾有这样的叙述——

“李西马卡斯！你要把那个人（苏格拉底）留住，因为他 anywhere 都懂得尊重自己的父亲和祖国。第力安会战失败时，我正同他在一起，所以我敢肯定，如果别人也象他一样勇敢，我们第力安城邦的面子就可以保住了，决不至于陷入不名誉的地步。”（录自柏拉图《对话录》的《拉克斯篇》）

在第力安会战中，同苏格拉底并肩作战的除了克拉斯外，还有亚尔西巴德，他曾描述过这次会战，同时还回想起拉克斯——

“各位，最重要的是了解苏格拉底在第力安的派遣军将要撤退时所采取的态度。当时我

骑马，而那些没有装备的士兵就徒步，因此，我必须等军队全部疏散后才能撤退。我看到苏格拉底同拉克斯俩人一起行走，我叫他们鼓起勇气，继续奋斗，我不会把他们丢下的。在这次战役中，我有机会比在波提狄亚包围战时更仔细地观察了苏格拉底——因为我骑着马，而且也没有恐怖感——我看得清楚，他比拉克斯强得多。当时，他非常镇定地观察敌人的军队，行走时极其冷静，任何人看到他这种神采，都会觉得与他一起行动非常安全，因为他一定会勇敢地保护自己。他没有受伤，平安地离开了战场；和他一起的人也都平安地脱离了危险。所以，在危机的时刻保持冷静、沉着，就不会遭到敌人的袭击；与此相反，如果惊惶失措，就容易受到敌人的追击。”

珊蒂珀

苏格拉底究竟多大年纪结婚，已无从考证。他被判处死刑时有三个儿子，长子叫朗普洛克莱，另外两个则还很小，由此推断，他和珊蒂珀结婚时可能已是中年。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形容，苏格拉底的妻子是一位爱情专一的女性。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也不曾说她泼辣；但是亚历山大的学者却认

为她是一位固执而凶悍的女子，稍不如意就会恶言伤人。是否真的如此，不得而知。

又有人传说，苏格拉底另有一位妻子叫麦儿图，但我们认为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载比较正确。

有一次，苏格拉底的长子朗普洛克惹母亲生气，苏格拉底就当场教训他，但他反对苏格拉底说：“母亲那种暴躁的脾气，谁都无法忍受。”

“野兽的凶暴难以忍受呢，还是母亲的坏脾气难以忍受？”

“我认为母亲的坏脾气更难以忍受。”

“那么到目前为止，她有没有咬过你，踢过你？有很多人被野兽咬过、踢过。”

“虽然她没有这样待我，但是，就算她能把全世界的东西统统给我，我也不愿跟她在一起，我实在不愿听见她骂人。”

“小时候你就很顽皮，常说些不该说的话，给你母亲造成许多麻烦，尤其是你生病时。”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或者说说过一句话使母亲感到羞耻。”

“你母亲的话会比演戏时两个人的对话还要难听吗？”

“戏是戏，与现实生活不同。演戏时打骂，是剧情的需要，不会使对方的心灵受到伤害。”

“但是，你应该清楚，你母亲的话并没有恶

意，相反的，她却是希望你比别人更好，更有出息，你又何必生气！难道你认为母亲对你怀有恶意吗？”

“我没有这样想。”

这时，苏格拉底又说：“你生病时，你母亲向神祷告，希望神赐福给你，你认为她冷酷吗？连这样的母亲你都无法忍受，我想，你大概对任何事都缺乏耐心，难道有人教你这样做吗？要不就是你已下定了决心，不让任何人高兴，无论是谁，你都不会顺从。”

“我当然不是这样！”

“你冷时，别人会替你生火取暖。人人都希望周围有帮他做好事的人，如你不信，可想想看，当你失败时，是不是希望有人为你带来好运，援助你？你是否也希望邻居都喜欢你呢？”

“没有错，我是这样想！”

“还有，当你在陆地或海上旅行时，你的同伴或是你曾经遇见的所有人——无论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或是敌人——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也许这些人的好意，对你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很重要。”

“既然这些事你全懂，为什么对你的母亲如此不尊重呢？这样做对吗？城邦对忘恩负义的人可以不加惩罚，对知恩不报的人可以原谅，唯独不能原谅不尊重双亲的人。不孝顺父母的人会受到惩罚。

对这样的人，会取消他成为领导者的资格。进行祭典时，这类人的祷告不会被接受和感激；不仅如此，如果有人不去参加已过世的双亲的祭典，城邦就会派人调查他的身份，惩罚他。所以，孩子！你要好好想想，假使有不孝敬父母的行为，要立刻请求神原谅你，否则神会认为你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不会赐福于你。别人也会因为你不尊重双亲而轻视你，最后你将成为没有朋友的孤独者。一旦人们发现你是不知感恩的人，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和你打交道，更没有必要对你好，因为你不会感谢他们。”

苏格拉底又开导他说：“你该不会认为人类是为了情欲才生孩子的吧！”苏格拉底希望缓和儿子与母亲之间的隔阂，并使儿子感到父母责任的重大与艰巨。

男人必须照顾妻子，必须为即将诞生的孩子的一生打算，并且做好准备。女人冒生命的危险怀孕，不但担负着很重的责任，还要忍受痛苦，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生出小孩。她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还要照顾和养育他们。

刚出生的婴儿不知道是谁在照顾他，也无法说出自己的需要，身为母亲的人，必须主动而耐心地去了解婴儿究竟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母亲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不分昼夜地照看孩子，但是从未想过孩子将来如何报答她。

一般父母都认为，光让孩子吃饱穿暖是不够的，小孩一旦到了学习的阶段，双亲就必须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为人处世的方法全部教给他们。如果有人的学问比自己高，品德比自己好，还必须花钱让小孩去向那人学习。

总之，为了使自己的子女成为更完美的人，父母亲总会倾其全力。

担任公职

公元前413年，苏格拉底五十七岁。是年，斯巴达军占领雅典国境的城堡狄西里亚。

此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尔西巴德向大家宣布征服西西里的计划。他自诩为雅典的宠儿，极力鼓吹他的美梦。公元前415年，他成为雅典海军舰队的总司令，率领舰队远征。

才出发不久，亚尔西巴德和他的党徒在耶鲁乌西斯密谋不轨。

雅典城里每个家庭的四方石柱上都刻有神的脸，叫“赫尔美”。有一天晚上，它们全部被毁，大家都认为这是亚尔西巴德一行人干的，因而以渎神的罪名把他召回来接受判决。在回雅典途中，他逃到斯巴达。雅典法官判决的结果是死刑。

逃到斯巴达的亚尔西巴德对雅典放出冷箭，从而背叛了雅典。他建议斯巴达人在阿提卡兴建城

堡。

后来，亚尔西巴德终于反悔，忠诚地对祖国发誓，得到了雅典人的谅解，于是在公元前407年回到雅典。但是，他无法久居祖国，于公元前406年再度逃到斯巴达。这时，苏格拉底开始担任公职。他已经六十四岁了。

公元前406年夏天，雅典的军队在莱斯波斯岛和阿基纽西群岛间的海面上大胜斯巴达军队，但却损失了二十五艘战舰和四千名士兵。当时一般人认为，如果不是由于指挥官们玩忽职守，这些人是能得救的。

由五百人评议会选出的五十名委员对这次战争的指挥官们进行审判，苏格拉底作为委员会的一员也参加了评判。审判的经过，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曾有记载——

“你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担任过公职，只当过政务审议会的议员。你们决定审问那些在海战中没有援救飘流者的将军，他们对士兵的死活置若罔闻，这被公认为违反人性的行为。

那时，执行委员中只有我一人反对这种残酷的判决，其他议员想要弹劾我、逮捕我。我相信，如果我害怕坐牢或被判死刑，我随时都

可以放弃我的主张而同意大家的观点。但因禁和死刑都吓不倒我，我永远是法律和正义的信徒。

另外有一件事，发生在寡头政治时期。有一天，‘三十僭主’运用‘库里契阿斯独裁制’下了一道命令，把我和其他四人叫到他们的本部，要我们到萨拉密斯岛将莱昂抓来处死。他们常常下这样的命令，整日忙着害人，似乎要杀尽异己才快。我没有服从他们的命令，而且用行动表明，我对死一点也不在乎。所以，尽管当时的统治者十分凶狠，他们仍然不能逼迫我做出不义之事。

其他四人前往萨拉密斯岛抓来莱昂，处他死刑，我却独自一人回家。要是当时的政权没有马上崩溃，可能我也会被抓去处死。

我曾经想过，只要我担任公职，我就一定用好人的好方法来办理公事，主持正义。如果我早就担任公职，我可能活不到这个年龄。无论是担任公职时，还是在私人生活中，我都决不改弦易辙。”

抱着这种信念的苏格拉底，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他已掌握了处理事务的方法，又有智慧。在死亡和抛弃正义两者之间，如果要他选择，他

会毅然决然地选择死亡。

苏格拉底不断研究人类问题。他以清晰的思路、精密的分析找寻答案。什么是敬神？什么是不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思虑？什么是疯狂？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什么是政府？什么是统治者？宗教是什么？害怕和胆怯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他所关心的。

苏格拉底绝不会为讨好权势而违背正义。他不害怕，不屈服。公元前404年，雅典对斯巴达无条件投降。按照斯巴达将军来山得的命令，雅典的民主政体解体了，继而产生了一个“三十僭主”独裁政府。苏格拉底一直坚持他的理想，不因局势改变而变节。

公元前403年，在苏格拉底六十七岁时，雅典又恢复了民主政治。但是，这种民主政治不是苏格拉底理想中的有人性的国家制度。而且，这时的苏格拉底居然被某些人称为“培养叛逆者的人”。说这种话的人也有苏格拉底的朋友，如克利底亚和查尔米底斯。

克利底亚是柏拉图母亲的堂兄弟，是“三十僭主”中最极端的一位。查尔米底斯是柏拉图的舅舅。

查尔米底斯同尤苏戴莫斯过从甚密（与柏拉图所写的《尤苏戴莫斯篇》并不是同一个人）。尤苏

戴莫斯是苏格拉底的弟子，查尔米底斯曾利用他，诱惑他。苏格拉底看到这种情形，就说：“君子不会象乞丐讨食一样，对自己的朋友恳求、哀求。这不是自由人应有的行为。”

但是，查尔米底斯不听他的话，也不改变自己的做法，因此，苏格拉底大骂尤苏戴莫斯和许多人说：“查尔米底斯的脾气简直象猪一样。猪在石头上蹭痒，就如查尔米底斯的身子磨擦尤苏戴莫斯的身子一样。”

查尔米底斯听到这话，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当他成为“三十僭主”中的一员时，他就在法律里针对苏格拉底增加了一项规定——“禁止教授演讲术”。这无异于禁止苏格拉底和青年们谈话。

苏格拉底看到“三十僭主”草菅人命，又煽动人们干坏事，他无法再保持沉默了；因此，他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

“一个牛倌，他放牧的牛群一天天减少，牛也一天天消瘦，而他仍不承认自己是个不好的牛倌，这不是很好笑吗？就如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国内的人口一直在减少，国家的道德也一直在颓废，可他并不觉得这是耻辱，也不承认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政治家，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有人听到苏格拉底的议论，揭发了他。因此，哈利克里斯和克里底亚把苏格拉底召去，翻出法律给他看，表示法律是禁止他和年轻人谈话的。于是，苏格拉底就问他们：“对于这个命令，我实在不理解，可否解释一下？”

“可以！”他们说。

“我愿意服从法律，可又担心自己因为无知而违犯法律，所以想问问你们，你们禁止我教授演讲术目的何在？是你们认为我指出了事实真相吗？或者是你们认为我讲了假话吗？如果你们认为我讲了些骗人的话，那我以后就讲事实！”

听到这里，哈利克里斯气愤地说：“苏格拉底！你可能不明白我们的意思，我再清楚地告诉你，无论如何，不许你和青年说话。”

苏格拉底说：“我担心我会在无意中违背你们的命令，因此请你们告诉我，青年的年龄界限究竟是多少？”

“凡是还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以及尚未成熟的人，都不许你和他们交谈。讲清楚一点，就是不到充当议员的年龄，也就是说，你不能和三十岁以下的人说话。”

“如果我上街买东西，而那位老板不到三十岁，我也不能问他东西的价钱吗？”

“这是可以的。不过，苏格拉底！你好像对你了解、熟悉的事情，有一种偏要提问的毛病。你应该知道，这种习惯不好。”

“照你这么说，如果有年轻人问我一些我知道的事情，比如说问我哈利克里斯住在哪里，或者是问我克利底亚住在哪里，我也不能回答吗？”

哈利克里斯说：“对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回答。”克利底亚插嘴道：“苏格拉底，你千万要记住，不能再去打扰木匠和铁匠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你时常和他们交往，就会害了他们。”

“如果那些工匠问到我有正义、信念或者别的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也不能回答吗？”

“是的，你不能回答。而且你也不能再讲牛信的事。如果你再不改，那你就要小心你自己的牛会减少。”

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哈利克里斯和克利底亚对苏格拉底发火，就是因为他们听说了苏格拉底谈到牛信的事情。

控 告

苏格拉底已被禁止和青年人谈话，光荣的雅典已经无法保证苏格拉底的安全。过去的荣耀已经远去，或者说只存在于支持和理解苏格拉底的人们心里。

公元前399年，伟大的苏格拉底被米利托斯、安奴托斯和吕康三人控告到雅典的法庭。起诉书内容如下——

“匹托斯区民米利托斯的儿子米利托斯，宣誓陈述如下——

我告发爱罗匹格区民索夫罗尼斯库的儿子苏格拉底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宗教行为）；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青年。我们要求将他判处死刑，以整肃城邦之法。”

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些罪状果真能成立吗？

起诉书说，苏格拉底“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事实上，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几乎个个都不相信城邦尊敬的诸神，甚至有人否认神的存在；而唯有苏格拉底不否认神的存在，并且还常常劝人敬神，按礼膜拜神明。

至于说他“引进了新的神”，更是荒诞！控告者所依据的事实是，苏格拉底自称受某种无形的内在声音的指导。但是，如果这就叫“引进新神”，未免太牵强了。

另一个罪名是“败坏青年”。关于这一点，勉强可作为依据的是他的弟子亚尔西巴德背叛了雅典。至于说他对雅典青年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实在

是人们的误解。

苏格拉底的地位现在已经得到肯定，但当时还不是这样。苏格拉底相信自己的言论是绝对真实的。他从来没有故意煽动风潮。那些追随他的人全都心甘情愿聚在一起。不管是在家里，在市场上，或者是在同弟子讨论时，他都能提出精确的理论，说明真相。

但是，有人却认为苏格拉底虚伪、有罪，他们搜集他的言论，公开讨伐他的罪行。由于这些人的控告，苏格拉底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他们说苏格拉底花了许多心思来研究天文学、地质学，并歪曲事实，煽动青年，使青年不明事理，误入歧途。这种说法广为流传，以致连苏格拉底也认为这些人非常可怕。因为在当时研究天文学、地质学，就等于不相信神的存在。

最令苏格拉底迷惑不解的是——究竟谁在散布这些谣言？他只知道有一名剧作家叫阿里斯托芬，这个剧作家的一部喜剧《云》，对他极尽讽刺之能事。

这部剧的内容是——某位哲学家（指苏格拉底）开办了一所学校，招收了许多弟子，向他们讲授天文、气象和其他自然现象。他教学时不依赖经验，而依赖理性；并且教导学生研究文法、声韵学、蚊子和跳蚤的生理学以及辩论术（把无力的言

论变成有力的言论)。剧中的主角看来是一位滑稽而又冒险的老师，他抛弃了古代传下的神，崇拜宇宙、空气和云；他说明，打雷和下雨不是宙斯所为，而是云之使然。

由于这部剧的上演，苏格拉底名声大震。但是，反对他的人更认为他是个新潮哲学家，抛弃了信仰，颠倒了真与善。

事实上，苏格拉底是个追求智慧、爱好真理的人，他一生都在从事研究工作，主张思想自由。他为每个概念寻找定义，并不自以为聪明。为了证明特尔菲神谕的正确，他曾到各地寻找比自己聪明的人。无论在市场或街角，他都随时请教他人，并对自以为是的人提出反驳。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那些无知者一旦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就恼羞成怒，对苏格拉底怀有深深的敌意。

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还被误认为是“贩卖知识的教师”。在苏格拉底看来，教育别人并接受报酬是合理的，但他在教导青年时从不收取费用。他觉得，他和那些青年都是朋友，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教给朋友，对双方都有好处。

告发者

对苏格拉底的憎恨与毁谤似乎越来越多了，但这无损于他的言论和行动的价值。他的一生充满了

真实、正义、勇气、思虑和道德，任何外来的诬蔑都驳不倒他所阐释的哲理，这三个人的控告也不例外。

米利托斯的自尊心曾受到苏格拉底的伤害，这个人不太出名，是一位没有才华的悲剧诗人。

吕康本是个默默无闻的三流政治家和演说家，他因为告发苏格拉底才出了名。

安奴托斯是一位富人，因财产而得到名誉。他是制革匠。他颇具才华，因此，苏格拉底曾抨击他，质问他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研究学问，却让他从事皮革业？

索瓦安奴托斯有如下的记载——

“距苏格拉底时代已经两三个世纪的我们，仍在热心地研究他充满神秘感的外表。三流诗人米利托斯和辩论家吕康，只不过是配角而已。安奴托斯怀有卑鄙的动机，他用钱收买米利托斯和吕康，希望他们支持这件事。其实，安奴托斯这类人根本谈不上重视哲学家或讨厌哲学家。

安奴托斯是一个商人，他富裕，又是盲目、善良的爱国主义者，自以为十分了解自己在雅典社会所担任的角色和责任。他的自负心和责任感，使他自认社会需要他，城邦仰赖他，

以他为支柱，并确信自己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每一个时代都有安奴托斯这类人。他不但是特定阶层的代表，也是整个社会组织的代表。

阿里斯托芬爱开玩笑和捣蛋。但安奴托斯并不如此。后者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只不过是雅典城里思想落后于时代潮流和没有度量的代表人物罢了。”

米利托斯、安奴托斯和吕康三人把苏格拉底告到了雅典的法庭。苏格拉底认为他们拼凑的罪行都是虚构的，然而，这次判决对他来说却有另一层深刻的涵义。

这个案子由当时的执政官立案，执政官的主要职责是调查诉讼是否合法，记录被告的辩护和双方证人的口供，然后将全案交付平民陪审团。平民陪审员负责审理，陪审员既调查证据，也充当裁判官。他们共有五百人。

开庭的日子以抽签来决定，为了避免陪审人员被收买，凡是三十岁以上没有负责的任何市民，都可以成为陪审员。

审理过程的重心，在于原告和被告的辩论，辩论的结果可以左右裁判官的想法，影响投票的结

果。审理的方式是让苏格拉底提问和答辨，然后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有罪或无罪。罪刑共有三种——死刑、名誉刑和财产刑。有时候也会被判决驱逐国境。

辩 护

苏格拉底的“辩护”证明了他一生的清白。围绕着他而产生的各种疑问从此消失，苏格拉底真正的形象已印刻在千万人的心目中。

苏格拉底的辩护如下——

“各位雅典人：你们从告发者的言语中会对我产生什么印象，我不太清楚；那三个告发者的指控，几乎使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们的指控多有说服力啊。

然而，我敢说，他们没有一句真话。他们的谎言中最使我吃惊的是——居然把我当成演说家，并且警告各位不要被我欺骗。

如果我现在能证明自己不是演说家，他们的企图就会立即暴露。如果他们还不觉得羞耻，他们就确是无耻之人。

他们还告发我说——苏格拉底研究天文、地理，并向青年灌输错误言论，使他们做出对社会、对城邦不利的事情。

但是，各位雅典人！这些事完全与我无关。阿里斯托芬曾在喜剧《云》中提起我，说我自称能在空中飞行，并做了其他许多怪事。他以此来讽刺我，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无聊的讽刺了。

米利托斯罗列了我的那么多罪行，实在使我感到意外！坦白说，他的话都没有事实根据。

当然，告发者还责备道：‘苏格拉底是天下最糟糕的男人，他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想验证特尔菲神庙的神谕是否属实，想改变人们的愚昧状态，就到处与人辩论，因此引起人们的反感。这些人对苏格拉底的质询无以作答，就设法攻击苏格拉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例如，他们说“苏格拉底败坏青年”，“苏格拉底说不要信神”。

苏格拉底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启发人们自觉，却反被控告，他怎么能不觉得可笑与可悲呢？

他认为对他的控告“毫无事实根据”和“出人意料”。他对人们告发他败坏青年和引入新神，作了如下辩护——

“各位雅典人：米利托斯才是真正的罪

犯。他把神圣的事情当作开玩笑的材料，以这种轻率的态度对待此案的审理。其实，他并不真正关心案件涉及的事情，但却假装很关心！

（苏格拉底自问自答）

‘米利托斯！我能否请教你，引导青年从善的是谁？’

‘是法律。’

‘好，那么知道法律的是谁？’

‘是在座的各位裁判官。’

‘他们是否有教导青年、引导青年从善的力量？’

‘有！’

‘是每个人都有，还是一部分人有？’

‘是全体。’

‘那么，这里的听众呢？他们也会引导青年从善吗？’

‘是的。’

‘啊！那么，参政官呢？’

‘他们也一样。’

‘他们也一样？这么说来，除了我苏格拉底，全雅典的人都在指导青年成为善良、有道德的人，只有我一个人使青年腐败。’

如果事情象我刚刚所讲的一样，那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你们认为驯马的情形如何呢？会不会发生上述情形——所有的人都认真地驯马，只有一个人使马变坏了。

事实上，情况刚好相反，因为驯马师只要一人就行了，太多人一起驯马，反而会使马变得更坏。

不管你（指米利托斯）和安奴托斯对我所说的一切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实总是事实。

如果使青年腐败的只是我一个人，而别人都在教导青年，那么青年们应该是很幸运的！然而，我清楚地知道，你并不关心青年人。从你对我的告发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个糊涂人。还有，能否请你告诉我一件事，这里有善良的市民和邪恶的市民，你喜欢和哪一类人住在一起呢？邪恶的人做坏事，善良的人是否就做好事呢？

确实是如此吗？

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人想从自己的周围得到坏处，而不想得到好处呢？

当然没有。

这样说来，我能故意让青年败坏，成为坏人吗？

如果你们承认我在教导青年相信某种神的存在，那么，我自己不是也相信神的存在吗？

那我就不是‘无神论’者，我就没有罪。

你们又说我的诸神不是城邦所信仰的神，而是别的神，或者说我完全不相信神，也唆使别人不要信神。不错，我是完全不相信神的人。

你曾经说过，我不相信太阳神赫利俄斯和月神塞勒涅。我现在对神发誓，各位裁判官！苏格拉底把赫利俄斯叫做石头，把塞勒涅叫做泥土，他们并不是神。

亲爱的米利托斯，你想控告阿那克萨哥拉吗？你认为我不相信神的存在吗？当然，你不相信，其实你自己也是如此！

各位雅典人！这个人傲慢而且任性，所以才会起草这份起诉书。他认为我有罪，并且说‘苏格拉底一方面信神，一方面不信神’，这种话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

米利托斯，这里还有一件事。全世界有没有人既相信人类的存在，又不相信人类的存在？当然一个都没有。有没有人既相信神灵的功用，又不相信神灵的存在呢？没有。那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我是否相信神灵的功用，至少我是传播神灵功用的人。

各位雅典人！的确，很多人对我怀有敌意。如果我遭毁灭，那一定是敌意所致，而不

单单是被米利托斯或安奴托斯所害。

由于人们的诽谤和猜疑，许多好人受了害，现在也还会有许多好人被害，我很庆幸自己不是最后一个遭此厄运的人。

各位雅典人！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困境，需冒多大的危险，都必须坚守岗位，具有羞耻之心。不要把死和其他事情放在心上。我是为了求智慧、爱智慧而生存，决不能因怕死而畏缩，停止研究学问。”

在苏格拉底作了上述辩护后，安奴托斯说：“各位裁判官！如果你们赦免了他，你们的子弟今后要听从他的教导，他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完全腐败的青年。”

这时，法庭上的雅典人说：“苏格拉底啊！我们不相信安奴托斯的话，我们要赦免你。但是，这以下的条件：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求知、爱知。如果你不顺从，偏要做那样的事，被人发现，那你就要遭杀害。”

苏格拉底说：“如果各位要我答应这个条件才赦免我，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虽然我对雅典人充满热情，但要我顺从大家，我不如跟随神的旨意去死。只要我还在继续呼吸，还有力量，我就要爱惜知识，追求知识。

我可以再对各位说明，雅典的某些人有智慧，又有武力，他们是伟大而著名的教师。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难道不知道羞耻吗？他们为了名誉和地位，不顾事实，也不做高尚的事情，他们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大家可以相信安奴托斯的话，也可以不相信他的话；是否赦免我，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已经几次受到死亡的威胁而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你们可以仔细想想。事实上，对我判处死刑，你们的损失比我还大。当然米利托斯和安奴托斯可以要求裁判官判我死刑，也可以把我驱逐出境或剥夺我的公民权。他们认为这对我是一种祸害，而我自己却不这样想。违反正义，判我死刑，那才是各位最大的祸害。因此，我为自己辩护可以说是为各位辩护。你们处死我，也就是把神赐给你们的一切从自己手中毁灭。你们以后恐怕不易再找到象我这样的人了！”

判 决

人类史上从未有过苏格拉底这样的辩护。尽管他的辩护足以证明他的精神和行动并不犯罪，然而，他还是被判处死刑。

五百人的裁判官进行投票，结果以三十票之差的过半数判决苏格拉底有罪。

按照当时的法律，定罪后，应先由原告提出一种他们认为适当的刑法，再由被告自己提出一种刑法，最后由执政官决定采用哪一种。米利托斯要求处以死刑。如果苏格拉底提出一种较轻的刑法，一定可以获准。但是，他却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无罪，不该受刑——如果提出减轻刑罚，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

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仅无罪，而且是为社会谋福利，所以不肯要求减轻刑罚；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他一定要提出一种受刑方式，他最后只好提议“罚款一姆拉”，因为这是他能负担的金额极限。他的弟子深恐他的建议会得罪法官，因而提出愿“罚三十姆拉”，但是，这已经于事无补，原本支持他的人也转而投票赞成死刑。

最后的陈述

苏格拉底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死亡就在眼前，他内心早已有了准备，随时都可以走向死亡。苏格拉底对宣判他死刑的裁判官和投票赞成他有罪的人说：

“各位雅典人！你们相信告发者的话，将我处死，是会因此而受到惩罚的。我今天遭此厄运，并不是因为口才欠佳，实在是因为我不愿

说出使你们羞愧的事情而迫使你们改变主意。
我不是那种人。

逃避死亡，方式很多，而且并非难事。实际上，不受诱惑，不做坏事，才是难以做到的。今天我背上了不该有的罪名，但是，如果你们认为往后就一切平安无事，那你们就完全错了。这种不义的行为是不可能令人信服的，一定会有人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如果你们认为可以不受攻击，那就是犯了更大的错误。说到底，要压制他人是相当困难的；而引导别人，使其成为优秀人才，倒是相当容易。

对于投票支持我无罪的各位，我也想对你们说几句话。平时如出现凶兆，我内心的声音会发出警告，然而，这次什么都没有；因此我相信，显然我无罪，却必须以这种方式死亡。

依我看，死亡不是坏事，而是一种永远的安息。对一个好人来说，死亡可以带他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公正的判决，可以会见许多古代的贤人。

我不怨恨告发我或宣布我有罪的人，我现在有一件事拜托你们。

有一天，我的儿子长大时，希望你们也让他象我一样接受痛苦吧！如果我的儿子不钻研学问而为金钱奔命，如果他不象一个真正的人

而偏偏自以为堂堂正正，你们就处罚他。这样，我和我的儿子就都从各位那里得到了相同的待遇。

然而，死亡的时刻来临了，我是即将死去的人，而各位今后则要继续活下去。我们当中的任何一方，谁也无法断定哪一种境界最好，一切只有神知道。”

从判决的那天到行刑，苏格拉底在狱中度过了一个月。这期间，他曾和家属、朋友、弟子们谈话，一点也不感到害怕、迷惑、沮丧。他稳重而又冷静。

他的朋友和弟子向他提出逃走计划，但他没有理会。这并不表示他做不到。他不逃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逃走以求苟活是卑鄙的行为，他必须服从法律——他面对死亡，表现了他的守法、自信和爱知的精神。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不仅是他辩论的技巧，而且更有他的思想。苏格拉底的精神已经成为典范，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也许有人会联想到比苏格拉底晚出几百年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对西方文明也有深远的影响。历史的巨轮不停地转动，耶稣和苏格拉底都创造了欧洲文化的精髓，对全人类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

如果我们想彻底研究苏格拉底的思想，那就有必要研究当时的诡辩家，因为他们同苏格拉底思想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诡辩家

翻阅希腊史，我们不可忽略诡辩家的存在。为什么呢？

因为公元前六世纪在希腊生根萌芽的哲学，经过一个世纪，就到了苏格拉底时代。在这个世纪，哲学的内涵起了很大变化，而诡辩家在这种变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诡辩家并不是首创知识的人，而只是一群见风转舵，以解说知识为生的人。一般而言，“诡辩家”是指“德行的教师”、“出卖知识的人”、“辩论家”或“拨弄唇舌者”等等。

在苏格拉底之前也出现了多位哲学家，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巴曼尼狄斯、季诺、毕达哥拉斯等，不过他们研究的是天文等自然现象，探索外界事物的本性、物质世界的形成和规律。他们尚未发觉，经过提问和相互讨论，可以归纳出人类内心的变化。他们认为，解决内心疑问的唯一方式是使自己与自然相通，借自然现象验证心灵。于是，他们

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根源”，“地、水、风、火是万物的根源”等说法。

早期的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渐渐受到考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已经有许多人开始怀疑研究自然界的价值。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转变方向，不再以研究自然界为终生目标。这些人中就有诡辩家。

“诡辩家”这一阶层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很有关系。在民主政治的体系下，只要聪明，能迎合大众心理，掌握人的情绪并受过相当的教育，就能取得权力与名誉。而诡辩家的兴起，就是由于大众对知识的需求。当时的青年，心中充满了政治欲望、求知欲和升官发财的梦想，于是诡辩家应运而生，教导青年如何平步青云。

诡辩家已经觉得必须探讨人性，于是鼓动如簧之舌，游历各地，教导青年。他们研究人类的方法与苏格拉底不同，他们的目标不在追求真理，只在“使人信服”，所以不顾事实，用奇怪的譬喻，生僻、闪烁的言词和吓人的气势讨论问题。

在众多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诡辩家中，阿布泰勒籍的普罗泰哥拉、果加斯、蒲鲁太纳斯和希米亚斯较为有名。

普罗泰哥拉名望甚高，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权衡者，存在者则见其为存在，无有者则见其

为无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理存在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心中，只要自己感觉那是真理，它就是真理。

普氏擅长运用诡辩术，又颇懂得如何宣传自己和教导别人，所以有许多年轻人推崇他、跟随他。一般人都以为他是当时最好的老师，但是苏格拉底却颇不以为然。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不能凭各人的主观决定，如果说“知识就是知觉”、“世上没有错误的事”，那么理性与知识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

就拿“道德”来说吧！甲感觉中的道德是一种情形，乙感觉的又是另一种情况，究竟谁是谁非呢？如果相信普罗泰哥拉等哲学家的说法，就等于说甲、乙都对。那么，一切证明与辩论似乎都不必存在了。因此，苏格拉底认为，如果忽视真理，只钻研辩论之术，实在不配做良师。

雅典的青年希波克拉底想成为罕见的伟大人物，因此请求苏格拉底带他去见普罗泰哥拉，想聘请普氏为师。苏格拉底告诉他：“你只要付钱给他，他就会教你。”又说：“诡辩家是把灵魂当做商品的人，好象在做批发商和零售商。”

其实，苏格拉底已经具有比诡辩家更高明的能力。他同人辩论时，总是先谦虚地说自己什么也不

懂，希望了解对方的思想。于是，对方就非常得意地卖弄自己的知识。苏格拉底在听了他们的议论后，先把他们夸奖一番，然后表示还有一二个问题不甚明了，便提出几个问题，把他们引以为傲的理论中的空虚、愚昧全部揭开，搞得对方理屈辞穷，而承认苏格拉底的主张。

蒲鲁太纳斯也是个知识丰富的诡辩家。他曾自负地说：“要是让我随便访问一个城邦，我一定能说服那里的最优秀的青年，让他们不再和年纪大的人交往而向我学习。这些青年会相信，只要和我在一起，就一定成为最优秀的人。然而，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必须特别小心，否则不但会引起一般人的嫉妒，还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者陷害。这就是辩论术虽然自古就有，但许多人对它敬而远之的原因。”

苏格拉底曾问蒲鲁太纳斯能教青年哪一方面的知识，蒲氏回答：“有能力向我求教的人，一定都有一个富裕、健全、完整的家庭，我会教他们如何处理城邦公共事务，使他们获得声望与权利。换句话说，我教给他们的是一般的‘德行’。”

修辞学

希腊人所谓的“德行”，就是一个人处理私事和政务的能力。诡辩家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大众有学习“德行”的欲望。因此，教给青年以这种才

能，就成了诡辩家的工作。

普罗泰哥拉等诡辩家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最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辩才，所以他们教人重视文词的修饰。这种以“德行”为本质，运用巧妙的言辞使人信服的学问，在当时被称为修辞学。

由于普氏等人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培养运用语言的才能，所以他们教出来的政治家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甚至不清楚真理究竟是什么。总之，只要“言之成理”，使人信服，目的就达到了，何必过问是非曲直呢？

苏格拉底与那些诡辩家不同，他认为不顾事实，只追求“说话的技术”，不符合哲学的精神。那些诡辩家同人辩论时，总是设法迷惑对方，将对方引入圈套。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他们就故意以势压人，或用华丽、生僻、闪烁的言词使人听后不知所云。苏格拉底则不然，他总是用平静的态度，温和而朴素的言词同人讨论。他相信，真理是从辩论中发现的。基于这一点，他提出了辩证法。

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诡辩家提供了磨炼思想和行动的场所，使哲学的思维从天上回到人间。

诡辩家的语源是“Sophister”，其意义是“使知识的功用变得更好的人”。苏格拉底并不否认诡辩家有这种能力，所以他也称他们是“使人变

得更聪明的人”或“教导他人的人”。但是，苏格拉底也看出“求知是不易的”，如何教给知识是关键所在，盲从者不宜向诡辩家学习。

苏格拉底和诡辩家已开始探索人类的心灵、灵魂，但是所用的方法和态度大不相同。

在那个时代，还出现了四位优秀的自然哲学家，他们是恩贝多特勒、阿那克萨哥拉、留基伯、德谟克利特，这些人是继爱奥尼尔以后自然哲学家的传统人物。诡辩家不太注意宇宙和自然的事情，只研究人际问题。为什么他们要研究人际问题呢？因为他们对那个时代的要求有敏锐的感觉，能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对诡辩家来说，知识和辩论是有用的，传授知识和说话技术并索取金钱，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苏格拉底研究人类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现实的物质享受，他不关心生活是否舒适，也不在意能否在国家社会中崭露头角。他年轻时曾致力于阿那克萨哥拉所主张的“理性为万物种子”说，后来又对它失望，于是不再研究自然，一心探讨人类，并提出一套他自己的“辩证法”。

他始终不忘“特尔菲神谕”，所以把关心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看成自己的责任。

思想

阿波罗的使徒

一般所说的思想，是指内心萌发的想法，也就是在生活中产生并指导行动的观点。思考时所产生的意识内容也是一种思想，所以思想具有变化的可能性。

研究苏格拉底的思想，必须考虑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思想的来源对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苏格拉底不断地思考、修正，最后才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哲学。而苏格拉底的“自觉性”十分成熟，成熟到将思考问题视为一种使命。

对苏格拉底来说，给他任务的是“神谕”，因此，我们可以称他的思想为“天职”。他的这种“天职”与他的死有着密切关系，而他最后就是以死实现了他一生的原则。

苏格拉底曾参加三次战役，每次都有“神秘的声音”呼唤他，指示他，而特尔菲的阿波罗神又对

凯勒丰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这些都是苏格拉底接受的使命。

他在履行他的使命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那些自以为通达明理的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他之所以要先唤醒人类的“无知”，是因为他对“灵魂”有独特的看法。

苏格拉底创造了“灵魂”的概念，他的这一概念受到奥斐克教义的影响。奥斐克教里的灵魂是永生不朽的，而且具有“神性”，人类只要能按该教的仪体立身处世，就能恢复灵魂的神性，得到永生。

苏格拉底认为，“灵魂”具有奥斐克教所提到的一切重要性和不朽性，并且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一种精神，我们凭它来断定我们的智、愚、善、恶”。由此看来，灵魂不是鬼魂，而是一种自觉的人格。因此，苏格拉底始终强调，要“关照灵魂，使之臻于至善之境”。他所说的“关照”与奥斐克教所说的不同，在奥斐克教里，“关照灵魂”是“按道德、礼仪行事”；苏格拉底所提的“关照”，则是培养理性，使思考与行为都能合乎理性。基于这一点，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提出合理的解释，就是尽到了关照灵魂的责任。

苏格拉底创造的这一观念，由于基督教的创立

而被欧洲人所接受，并且成为欧洲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传统。

事实上，城邦的法律也在不断地变化。苏格拉底虽然无意破坏雅典的法律，但他的思想却被认为违反了法律。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在人们的心中继续存在。

苏格拉底在辩护时强调，要以灵魂不死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精神，因此，他的思想不会死亡。

牛虻

思想有时就象闪电一样，忽然在人们的心中闪烁，使人顿悟。但是，苏格拉底思想的产生，并不象闪电那样快速。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城邦的命运与个人的生死息息相关，而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的人们更需要精神食粮。苏格拉底也和其他人一样，需要慰藉心灵的哲学。

当时的哲学分为自然哲学和辩论家所谓的人际哲学，这两种哲学形成了两股主流。但是，它们都无法使苏格拉底感到满意。苏格拉底虽曾关心自然哲学，但他后来转移了方向，专注于研究人类。

苏格拉底首先向诡辩家挑战。这种挑战日益明朗而尖锐。他愈是清楚诡辩家所使用的方法，就愈不满他们所揭示的某种哲学。而且，他也感到了政

治家的腐败堕落。

雅典人非常信仰神和传统宗教。很多人都想知道诸神对这种值得忧虑的情势作何判断。也许神对苏格拉底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借助于爽朗的凯勒丰传达了神谕。

凯勒丰去请求神示时，神告诉他，雅典城内没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所以，苏格拉底终于接受了神谕。苏格拉底起初听到这句话时，非常迷惑和震惊。他以为神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他又不敢完全相信。他认为神的这句话一定有更深的含意，于是就先研究自己，再出外旅行寻找智者。

特尔菲神庙上刻有一句话：“认识自己”。苏格拉底寻找智者的方法也是先了解自己。他经同别人一问一答，敞开自己的内心和别人的内心。他认为一个人思考容易陷入自我矛盾的状态，了解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别人的镜子来照自己，也就是说经过交谈、答问来考查自己和别人。

苏格拉底在这样做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象牛虻一样”。他把雅典比做马，而自己就是跟在马旁的令人讨厌的虻。虻是略象苍蝇但形体更大的一种昆虫，专吸人和牛马的血。虻若附在人身上太久，就很可能被打落，遭遇死亡。虻不知道这一点，但苏格拉底知道这一点。他之所以仍旧跟在“马”旁而不愿离开，是为了执行他的使命。

虻靠吸血而生存，有时会把人从睡梦中吵醒。苏格拉底的行为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使雅典人知道自己无知，警告他们要关照自己的灵魂。

在“辩护”中，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喻为虻；他 also 知道，“虻”必然会因叮“马”而死，而被虻叮者当然也会死。只有思想的灵魂决不会死。

苏格拉底除了把自己比喻为虻外，又被喻为“鲇”。人们说他象海里扁平的鲇鱼一样。凡是与他交谈的人，最后都会被他的问题所麻痹，以致无以作答，暴露出自己的无知。

伦理学

苏格拉底自认负有神圣的使命，他先使自以为聪明的人发现自己的无知，再呼吁人人“关照灵魂，获得至善的生活知识”。

他认为，道德是可以学习的，而他自己虽然不是一位普通的传道者，却致力于传授道德方面的知识。他在伦理学方面的见解是与他的“灵魂论”和“知识论”相互印证，关系密切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伦理学”奠基于“知识论”，因为他以为“罪恶源于无知”，“美德就是知识”，“行恶之人只是分不清何为美德，而不是有意为之”。

我们先看看他所谓“行恶之人不是有意为之”的理论。他认为，没有人不希望得到善或幸福，一

个人做坏事一定是他的良知受了蒙蔽，以至把坏事误认为善事。如果一个人认识到灵魂堕落所造成的损失，明白物质上的享受或表面上的财权所带给人的好处与带给人灵魂的好处相比，显得一文不值，他就不会再做坏事了。换句话说，苏格拉底认为，做坏事的人误以为他所做的事能带给他善与幸福，他不是真心行恶。

从以上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美德即知识”。所谓美德，就是一种对道德价值的肯定，对“善”的坚定信仰，而一个人之所以行善，之所以具有各种美德，就是因为他培养了理性的行为与思考，而理性的培养，有赖于客观的知识。苏格拉底以为“知识是一种回忆或认识的过程”，各种善的知识早已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老师的责任只是设法鼓励人们辨认、发现他们，所以苏格拉底总是使用问答法激发人类心中之善。

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说，就是阐扬“道德价值”，并认为它就代表知识。他主张“罪恶源于无知”，所以，一个人只要知道什么是善，就一定会行善，只要使人们知道“美德即知识”，并在日常生活中行善，这个社会就必然和谐。

亚里士多德曾批评苏格拉底忽视了灵魂的缺陷。因为苏氏认为，人类只要明白什么是善，就会去行善，这种说法建立在一种假设上，那就是：人

的行为都受理智的控制。苏氏忽略了一点：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受感情左右的，而这就是灵魂本身的缺陷。亚里士多德的批评确实有几分道理。苏格拉底是一个按理智行事的人，难怪他会以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受理智支配的。不过，虽然如此，苏氏的学说仍包含着独特的见地。

知识论

苏格拉底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创立了科学的治学方法——辩证法、归纳法，并且经由这些方法建立了他的知识论——“形相说”。

辩证法是靠交谈来追求真理的一种方法。苏格拉底发现不能从研究大自然中获得宇宙的真理。这种方式可以自己实行，因为“灵魂”能自问自答。

《斐多篇》对辩证法有详细的介绍，方法如下——苏格拉底先建立一个“命题”，并假设这个命题成立，然后依此推导出结论。

“辩证法”不但使苏格拉底找到了追求真理的方法，而且也为后世指出了探求真理的可行途径。柏拉图曾运用此法，并进一步将推论的结果与观察的事实相比较，以证实推论是否成立。在苏格拉底所创立的所有学说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就是知识论。

知识论所产生的最直接的效果，是推翻了诡辩

家所倡导的“真理就是知觉、感觉”的说法，恢复了真理的客观性。

苏格拉底的学说，试图用公平客观的态度来处理知识的来源，后世哲学家称这种说法为“形相说”，而所谓“形相”就是“概念”或“共相”。

“形相”是一种事物所具有的普遍的、不变的特性。是由归纳比较同类事物的性质而产生的。保留事物相似的性质，剔除特殊而独有的性质，就可事物确立形相。

比方说，我们不能把棕色这个性质纳入马的形相中，因为有些马虽是棕色，但并非所有的马都是棕色。然而，我们却可以用“四条腿”加以概括，因为所有的马都有四条腿。

德行也可由归纳比较确立形相。为此，诡辩家就不能说，“我认为对的，对我来说就是对，就是我执意要做的，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是合乎道德的。”他们的说法显然不对。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只要考察一下这种行为与道德的形相是否相符就可以了。

由此看来，苏格拉底的形相说就某一方面而言是科学的定理，另一方面是道德的理想标准与规范。苏格拉底很重视道德的标准，因为有了这个标准就能公断是非，不至于莫衷一是。

柏拉图

苏格拉底有无数精神上的弟子，凡是想学习的人，都会无条件地接受苏格拉底的洗礼。他超越时代、人种和地区而生存下来，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人类灭亡为止，他仍然会吸引许多人。

苏格拉底主张灵魂不灭，他的精神也的确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我们心中。他不但是教育人的哲人，而且也可以说是行动上的师表。他以身教使人心悦诚服，凡是受他熏陶的人，都学会了自我反省，并想方设法表现苏格拉底的精神。但是，又有几个人能超越他呢？可以说不多。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撰写《对话录》的柏拉图。

假如没有柏拉图，我们就不可能了解苏格拉底的生平事迹，因为苏格拉底生前没有著作。只有借助柏拉图的著作，我们才能认识苏格拉底的伟大。

柏拉图出身贵族世家，天赋聪颖，长于诗，又有艺术天分，苏格拉底死时他才二十八岁，就已跟从了苏氏八年。

我们在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时，可以感觉到柏拉图的艺术天才。他创造了兼有真与美的一种文体——对话，使哲学披上了耀眼的外衣。他的文辞闪闪发光，生动有力。雪莱曾说：“柏拉图严格精密的论理与诗的热情融合统一，以绮丽而和谐的

辞藻将二者融合为一股不可抗拒的音乐洪流，展现在人们眼前，驱使议论往前奔驰，压得读者喘不过气来。”

柏拉图初期的哲学全部承袭了苏格拉底的遗产，中期至晚年的思想，则受到毕达哥拉斯数学理论的影响（但也不能完全抹杀苏格拉底的影响）。只有从柏拉图晚年的政治活动和所遭受的挫折中，才能明显地看出他与苏格拉底的不同。

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是受苏格拉底的影响而产生的。柏拉图以“观念论”为顶点来壮大哲学体系，而辩证法则可是他哲学方法的根本。

小苏格拉底派

一个大思想家总是包容了各方面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加以融合，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苏格拉底也不例外。

但是苏格拉底死后，他那多方面的思想就被分裂成许多学派，而每一学派都发展成偏重某一方面的思想。苏格拉底的弟子中只有柏拉图能继承师业，尽其妙而得其全；另有三人则各吸收了某一片段思想，发展成一套较狭隘的思想体系。这三个人是安提西尼、阿里斯提帕斯和欧几里得。

安提西尼诞生于公元前444年，是犬儒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舍弃一切享乐，超然于一切之上便是

德。苏格拉底曾指出德就是知识，德是可敬的，并且一心追求智慧与德行，超然于世俗的物质享乐之外。犬儒学派执着于此而不知变通，于是主张生命的目的就是超然于物欲之外，舍弃一切生活的享乐，严格地节制欲望。

其次，由于苏格拉底曾说世上最有价值的知识就是道德伦理知识，所以犬儒学派贬抑一切艺术和学问，认为只要懂得道德伦理，就不再需要其他知识了。

苏格拉底一生勇往直前，不理睬他人的毁誉，不重视他人的意见。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然，并非矫情立异。然而，犬儒学派却往往故意怠慢公众意见，表现出傲世、无礼的态度。

犬儒学派的这些偏颇，完全是由于对苏格拉底的学说未彻底了解造成的。安提西尼只看到表面的苏格拉底，于是依样画葫芦，把动机与目的混为一谈，终于使大家无法接受。

阿里斯提帕斯是普勒尼学派的创立者，这一派主张快乐是人生唯一的目的，而他们追求的快乐是主观的快乐，因此是自私的，是由于个人的感觉不同而有所区别的。这一学派里所谓的贤人，就是能谨慎地运用智慧与远见，追求个人快乐的人。

欧几里得是麦加拉派的开山祖，他认为“善”是唯一存在的，恶是虚假的，不存在的。一切德行，如仁爱、谨慎都是“善”的不同名称，而恶、变化等都是其反面，也就是“非存在”的名称。

以上三派都执着于苏格拉底主张的“德是人生唯一目的”的学说，但是他们都未能窥其全豹，以至各有所偏，不能传之久远。这三派就是后人所谓的“小苏格拉底派”。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败坏青年”的罪名，在雅典的监狱中被判处死刑，服毒身亡。虽然他生平没有写下一本书，但却产生了柏拉图这样伟大的弟子。柏拉图宣扬了他的哲学思想和超然精神，并且写下有关恩师的事迹。

这些由柏拉图所写的书，至今仍是历史名著，为人们争相传阅。它给人们的启示，犹如在一泓平静的湖水里投下一块石头！

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如何才能使生活更美好呢？……所有今日困扰着人类又被青年人所讨论的问题，都是苏格拉底谈论过的。我们必然会在他那里发掘出无尽的宝藏。

附 录

柏拉图《优西弗龙篇》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有关他生平与思想的记载，散见于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的《云》和柏拉图的《对话录》等著作中，其中以《对话录》最具代表性。

《对话录》这部旷世之作不是一气呵成的，它的完成经历了半个世纪。这部著作不但提供了苏格拉底的生平资料，也记录了他思想体系的演变轨迹。一般史家把《对话录》分为三期，第一期的作品完成于苏格拉底饮鸩自杀前后，较为简短，所表达的几乎都是苏氏的思想，所以为研究苏氏者必读。其中有《申辩篇》、《克里托篇》、《优西弗龙篇》、《拉克斯篇》、《小希彼亚斯篇》、《普罗塔哥拉篇》等。第二与第三期的作品分别是他的思想过渡与成熟后的作品。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讨论虔诚问题的《优西弗龙篇》——

优：苏格拉底先生，您今天怎么不去圆顶厅，而到王宫前廊来了？您该不是和我一样，是为控诉而来的吧？

苏：优西弗龙（神学家）先生，按照雅典人的说法，我不是来控诉，而是当了被告。

优：唉！我本来就断定是别人控告您，因为我不相信您会去控告别人。

苏：当然罗，不是我想告人。

优：这么说，是有人告您了？

苏：是啊！

优：这人是谁呢？

苏：优西弗龙先生，连我也不太熟悉这个人，只知道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青年，听说叫米利托斯，住在壁独区。您对这人有印象吗？他蓄着长头发，留了些胡子，还有一个鹰钩鼻。

优：我记不得了。他为什么要控告您呢？

苏：为什么？这可不能等闲视之。这人年龄虽小，但恐怕不可轻视。他知道一般青年如何被引入歧途，而且知道这是谁下的。我的意见是说：他是个智者，能发现我的愚昧而宣称我教坏了青年，所以把我告到了法庭。这个人在政治上可算是走运了。为

政之道，没有比引导青年从善更重要的了，如果他真能提携后进而尊重贤达长者，那他将造福于公众。

优：就怕适得其反，他攻击您正是想动摇城邦之本。到底他用什么言词来控告您败坏青年呢？

苏：乍听起来，他的话实在奇特，他说我引进新神而不信旧神。

优：大概是您对人说过，您经常感觉得到有某种灵兆，所以他以为您是想改革宗教呢！您可别因此而气馁啊！

苏：优西弗龙先生，您又为什么来这里呢？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

优：我是原告。

苏：控告谁！

优：我父亲。

苏：告您自己的父亲啊！他怎么啦！

优：告他杀人。

苏：我想您的父亲杀的一定是您的亲人吧，如果是个路人，您就不会提出控告了。

优：您这样区分路人与亲人，我很不以为然。问题在于死者是否罪有应得。如果不该死，则应将行凶者绳之以法。死者是我家的奴隶，有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同一

个仆人吵架，竟愤然将仆人杀死了。我父亲知道了，就把他绑起来丢到沟里，并派人到雅典求签，请教神明该如何处置他。没想到使者还未回来，他就忍不住饥寒死了。我的家人都认为我因此而控告父亲是大不敬，由此可见，一般人实在还不懂神明律令所昭示的“敬”与“不敬”的真意啊！（此处所谓敬，即敬神，亦即信教；不敬即背叛。）

苏：您对神令如此明悉，甚至不惜控告自己的父亲，不怕涉及“不敬”之罪，真是难得啊！我真该奉您为师。我要去控告米利托斯：“如果你承认优西弗龙深明律令，见解正确，那就不该控告我；如果你不赞成优西弗龙，那就该先告他，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应该告他败坏老人。”如果他不把告我的罪名加之于您，那么我就可以在法庭上凭这一点和他辩论了。

优：对极了，他如果告我，我就必然要指出他的错误，那么，在法庭上质问、斥责他的人，一定多于诘难我的人。

苏：朋友，就我所知，一般人——甚至米利托斯，都没有注意到您有卓越的见解。就您对“敬”与“不敬”的了解，请问所谓

“敬”是否在任何行为中意思都相同呢？

“不敬”是不是一定是“敬”的反面呢？

“不敬”的概念是否可以囊括一切不敬的事呢？

优：当然是这样。

苏：这么说，“敬”是什么，“不敬”又是为什么呢？

优：我的所做所为就是“敬”。我以为，只要发现行凶者、亵渎神明者，不论他是自己的亲人还是路人，我们都应该提出控诉，不这样做就是“不敬”。我的做法是为了证明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犯了“不敬”就要受罚。宙斯该是诸神中最受人尊敬的了！世人准许他因父亲天子而把父亲捆起来，而他父亲也因同样理由惩罚过宙斯的祖父游仑诺斯。为什么世人就不赞同我的行为呢？这岂不是很矛盾吗？

苏：您相信这神话真有其事吗？

优：是啊！如果您想知道，我还可以告诉您更多的事情。

苏：以后再说吧！您先对“敬”与“不敬”给我一个简要的答复，使我在衡量他人的行为时能有一个标准。

优：那么，请您听明白：凡是神所好的就是

“敬”，神所恶的就是“不敬”。

苏：这么说，“敬”与“不敬”是处于两极了？

优：一点也不错。

苏：但我们不是说诸神间也有仇恨、愤怒和争执吗？

优：的确是这样。

苏：那么，仇恨和愤怒是不是发端于彼此意见不一呢？比方说我以为多的您却以为少，我以为大的您却以为小，我以为轻的您却以为重，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由于争执而变成仇敌。所以，凡事只要能求得正确就能避免争执，是不是这样？

优：当然是这样。

苏：除此而外，如果无法解决争端，不就要引起愤怒、激起仇恨了吗？依您看，诸神间发生争执，是否也是这个缘故呢？

优：不错。

苏：照您这么说，诸神如对善、恶、是、非有不同的见解，就会争执，如见解一致，就不会争斗，是吗？

优：是啊。

苏：那么，神明也和我们一样，喜欢自认为美善的事物，厌恶与美善相反的一切。

优：确实如此。

苏：照这么说，如果我们对同一事持不同的看法，我以为是，你以为非，就会争执不下，发生争斗，是吗？

优：没错。

苏：那么，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诸神之间，甲神以为是而好之，乙神以为非而恶之，岂不等于说，这件事既被神所恶，又被神所好吗？

优：嗯！好象是这样。

苏：优西弗龙先生！这么看来，对于同一件事，我们不是既可称为“敬”又可称为“不敬”吗？

优：我也这么想。

苏：朋友！我敢说，你我的问题都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据您说，诸神好恶不一，您控告父亲的事，宙斯神认为对，克洛奴斯神和乌拉奴神则认为错；海菲斯托斯（海拉神之子）神视为合意的，海拉（宙斯之妹）神则认为不对，其他神也有不同的意见。

优：但是我相信，神对杀人者必受罚这一点，该是没有争议的。

苏：在我们这些人里，是不是有人起先承认自

已有罪，后来又说不该受罚呢？

优：我还没有听说过。

苏：如果诸神由于对善恶意见不一而发生争执，那么，他们在反对“恶人可以不受罚”这种说法上，该是相同的吧？

优：大体上说来是这样。

苏：不管是人还是神，在特殊事情上发生争执，都是因为是非处在模棱两可之间，是吗？

优：是的。

苏：优西弗龙先生，您真是见解高妙！再请问您，何以证明您的家奴不该处死呢？又如何证明诸神都赞成您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呢？如果您能证明这一点，我对您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优：这可不是容易的事，但我会让您明白的。

苏：那么，我现在对我先前的说法做点修正：凡是诸神都认为不好的就是“不敬”，诸神有口皆碑的便是“敬”；如果诸神莫衷一是，就既可说“敬”也可说“不敬”，或说“非敬”和“非不敬”。这个结论如何？

优：没有什么不对的呀！虽然还需要研究，但是这种说法已经确定，无可动摇。

苏：或许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能更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而我现在所要弄清的第一点是：究竟是因“敬”而被神所好，还是因神所好而谓之“敬”？

优：我不懂您的意思。

苏：我们不是常说：“载”和“被载”、“用”和“被用”、“见”和“被见”吗？这些言辞的区别想必您也明白，这样说来，“爱”和“被爱”之间不是也有区别吗？

优：当然有。

苏：好。请问，拿“装载”来说，被载的物品难道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个被载物吗？或者还有别的原因？

优：正是如此，别无原因。

苏：这么说，“所用”和“所见”也是同样的道理？

优：是的。

苏：我以为，任何事物无论是主动或被动，一定都有个开始。它主动是因为它起先发生了变化，而不是还处在变化的状态中。物体被动是因为受到推动，而不是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状态。您认为我说得对不对？

优：对！

苏：那么“所好”并不是在一种主动或被动的

状态中了？

优：是的。

苏：要知道，被爱的状态是因被爱的动作而出现，并不是被爱的动作由被爱的状态来完成。

优：当然如此。

苏：您所谓的“敬”不就是被诸神所好吗？

优：是的。

苏：之所以为诸神所好，是因为它确实是好呢，还是有其他因素呢？

优：正是因为好。

苏：那么是因其“敬”而为神好，而不是因其好而始为“敬”了吧？

优：是的。

苏：也就是说神所爱所好，这事物在被爱状态中就是因为它为神所爱就是了？

优：这是自然的。

苏：这样说来，神所爱的未必敬，而“敬”的又未必为神所爱，依您之意，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了？

优：苏格拉底先生，您的意思是……

苏：我是说我们已承认因其“敬”而为神所爱，不是因被神所爱才有“敬”，不是吗？

优：嗯！

苏：也就是说，诸神认为好的才被认为是好，而不是因为本来就好而被诸神说好，是吧？

优：是的。

苏：朋友，照这么说，你所谓的“敬”，必然是指为神所爱。但您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呀！一个是因为爱才成为可爱，一个却因可爱而被人爱。我请教您“敬”的本义，您只告诉我它的特性之一——被诸神所爱而已。如果您不见怪，请告诉我究竟什么是“敬”和“不敬”吧！至于这“敬”是否要为神所爱，本来不是我想争辩的呀！

优：苏格拉底先生，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明自己的意思。我们在讨论中被作为依据的，竟然一一出现了缺憾，不能再做我们的根据了。

苏：您说的和我的远祖戴达鲁斯（名雕刻家）所做的雕刻品很相象啊。如果话是我说的，您可以因为我的论据脱离原有立场而笑我，因为您也知道您的立论已经站不住脚啊！

优：错啦！先生。使立论脱离原意的是您而不是我，您是戴达鲁斯的后裔呀！

苏：真是如此，我的技术岂不比戴达鲁斯更高明？他只能使自己的东西流动，而我还能让别人的东西也流动起来。我希望您还是先告诉我是不是凡“敬”必属“正”？

优：是的。

苏：这么说，凡是正当的必定为神所好吧？还是该说凡是为神所好的都是正当的？或是正当的未必被神所好？

优：您是说……

苏：您比我年轻又比我聪明，但可别因聪明而不思考了。要知道，我提的问题并非真的难以作答啊！我的意思正好和诗人斯泰席奴斯相反，他说：“宙斯是造物主，你不能直呼其名，因为凡事有所惧怕才会有所敬重。”我对这点真是不敢苟同，您是否也想知道这两者的不同呢？

优：当然希望知道。

苏：只是有敬而必有惧，是因为人人都不愿因不敬而招来恶名罢了。

优：恐怕正是这样！

苏：这么说，所谓“有惧必有敬”就错了，倒不如说有了敬，惧就跟着而来，比较恰当。但有惧未必就有敬，因为惧的含义很广，而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意义而

已，就如同奇数是数字的一种，而数字却包含奇数一样。我刚才问您的就是这种问题，因为“正”的意义比“敬”要广，而“敬”只不过是正范围内的一种罢了，对这一点您以为如何？

优：我也赞成。

苏：希望您能比照这些例子，告诉我“敬”是属于“正”里的哪一种，这样，我就能告诉米利托斯，说我已经从您这儿得知何谓“敬”与“不敬”，希望他别再诬我是“不敬”了。

优：苏格拉底，我认为敬是正的一种，是指注意于神的意思。就如同另一种是注意于人的意思一样。

苏：很好，但是您所谓“注意”又该怎么说呢？这“注意”二字对神和对其他事物可是不同的吧！比方说，畜牧者必然会注意他的牲畜，这么以来，“注意”不就是专指让被注意者得到利益了吗？

优：当然，决不是害它们。

苏：果真如此，“敬”既是注意于神的方法，也就是有益于神、使神得利了？那么您做一件为神所好的“敬事”，神就因此而获益了吗？

优：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苏：所以，我刚才问您“注意”是怎么个解释法。

优：对！对！苏格拉底，我本来就不是这个意思！

苏：好！可是我还是要请问您，您所谓对神的注意是指什么呢？也就是“敬”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

优：这就象仆役对他的主人一样。

苏：哦！是对神的“服役”。

优：的确如此。

苏：那么医术也是一种服役，它要达到的目的不就是健康吗？

优：是的。

苏：另有一种服役，如造船、建屋，也是为了某种目的吗？

优：是的。

苏：朋友！现在请您告诉我，对神服役是为了什么？您说您的宗教知识超过众人，想必您一定能回答我这个问题！神借助我们的服役之力，又是要成就什么美好的事业呢？

优：神可做的事多了。

苏：朋友！战将也好，农夫也好，他们的主要

行为我们容易说清楚，可不是吗？

优：您说得对。

苏：那么，在神所从事的众多美好事业中，主要的是什么呢？

优：苏格拉底，我当然应该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要一一加以详细说明，还真是不胜其烦呢！就以“敬”来说吧，敬就是以言语或行动来祈祷、献祭，以取悦诸神。这样就能救邦救家。不敬的人，神就不喜欢他，就必将陷于毁灭。

苏：您分明是无意教我呀！不然怎么总是走题呢？既然发问者要跟着被问者转移，我只好再问：何谓“敬”？您难道认为就是祈祷、献祭两种方式吗？

优：我正是这个意思。

苏：这么看来，献祭是为了施于神，而祈祷是为了求于神？

优：是的，苏格拉底。

苏：如此说来，“敬”就是施求之术了？

优：对了！您了解我的意思了。

苏：是的，我对您的话非常重视。您现在告诉我，对神的服务属于什么性质呢？您是不是说我们因为有所求才送礼物给神？我们为此而求，真是有所需于神吗？这么说我们

给神的也正是神所需的，如果我们不能给神所需，那就没有意义了，是吗？

优：所言极是。

苏：这样，“敬”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交易了？

优：您要这么解释也行。

苏：除真理外，我对任何事都不偏爱。但请问您，我们能给神什么好处呢？神却把一切赐给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在交易中不是所获太多了吗？

优：我们给神的礼物只是表示一种荣誉，就象我刚才说的，是取悦于神。

苏：那么“敬”就只不过是悦神而已，不是有益于神也不是为神所好。

优：嘿！这是什么话呀！神的所好莫过于此了。

苏：如此说来，就又回到了前面说的“敬者乃见好于神”了，是吗？

优：当然。

苏：您在做解释时，难道不为自己的不确定和游移而惊奇吗？您别说我是戴达鲁斯，您自己才是更伟大的艺术家，您说的道理已经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了！我们刚才谈的，不是已经承认“敬”和被神所爱有所不同吗？但您所说的不又是神所爱的就是

“敬”吗？这么说，岂不成了神所好就是“敬”吗？

优：是的。

苏：这样，前面的结论就错了。要是前面没错，必定后面有错。

优：二者之中必有一个是对的。

苏：这么一来我又要问了：何谓“敬”？请别怪我百问不厌，我竭力寻求真理，而对于这个问题，只有您才能回答。我一定要请您做出圆满的回答，即使您象波塞顿神一样变幻不定，我也要留住您。您若不是对“敬”与“不敬”了解透彻，又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个仆役之死而控告自己的父亲呢？亲爱的优西弗龙，赶快告诉我，别再沉默了！

优：改天再谈吧！我有急事，不得不走了。

苏：唉！朋友，我本来希望您能告诉我“敬”与“不敬”的道理，然后去告诉米利托斯，关于神的事，我已受了您的启发，不再因知识不足而擅作主张，并因此免受控告，今后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可您竟让我的希望落了空！

年 表

年份	年龄	生平大事	世界大事
公元前 466		诞生于雅典的爱罗匹格区。	(469) 雅典与波斯作战，掌握提洛同盟的领导权。 (465) 波斯被雅典打败。
461	8	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住进雅典。	
460	9	史学家希罗多德诞生。	
452	17	师事阿尔克劳斯。	

年份	年龄	生平大事	世界大事
450	19	阿拉克萨哥拉离开雅典。	(450) 罗马制定十二铜表法。
449	20	开始关心自然哲学，求知欲旺盛。	(449) 雅典国力强盛。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
445	24	正式成为阿尔赫拉于斯的学生。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诞生。	(445) 雅典与斯巴达订立三十年和平条约。
441	28	远征萨摩斯岛，翌年返雅典。	(431)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432	37	参加波提狄亚战役。	
429	40	波提狄亚战役结	

年份	年龄	生平大事	世界大事
		束，返雅典。不再研究自然，转而研究人类。	
427	42	柏拉图诞生。	
424	45	参加第力安战役，表现沉着勇敢。	
423	46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上演，剧中极力讽刺苏格拉底。	
422	47	参加安菲珀里战役。	
419	50	与珊蒂珀结婚。	
407	62	与柏拉图初次会面。	

年份	年龄	生平大事	世界大事
406	63	任政务省议会执行委员。	
404	65	奉命逮捕莱昂，但因不合法而未予理睬。	(404) 雅典战败投降。“三十僭主”独裁政治出现。 (403) “三十僭主”独裁政权崩溃。恢复民主政治。
400	69	修昔底德去世。	
399	70	被判死刑。二月或三月，饮毒而死。	

世界名人小传丛书

苏 格 拉 底

中 野 幸 次 著

骆重宾 译 余志和 整理

•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940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插页3张 69,000字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840册

ISBN 7-5011-0094-2/K·18

统一书号：11203·088 定价：1.10元

执行编辑：陶军

g

《世界名人小传丛书》第一辑书目

苏格拉底

小野幸次 著 杨德良 译

卢 梭

德兰西斯·吉朗 著 袁奇 译

门德尔松

陈叙九 著

莱特兄弟

孙 文 著

诺 贝 尔

中岛郁夫子 著 何声 译

ISBN 7-301-0594-2 / K · 12

统一书号: 11293-059 定价: 1.10元